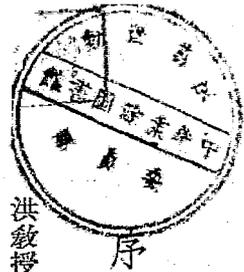


如人

深 洪



獻給熱心兒童福利事業和從事育嬰保幼工作的人們



孫科

洪教授淺哉先生是中國新演劇文化的創基者之一，從事劇運已有二十多年的歷史，堅苦奮鬥，始終不懈，最近又在病體尙未完全康復的狀態下，努力完成了這一齣有意義的三幕大劇本，這種獻身工作的熱誠是值得佩服的。

洪教授不但是我們當代一位多才多藝的戲劇專家，而且還是一位民主陣營中的戰士。十餘年前上海大光明戲院中抗議辱華影片一壯舉，曾經博得世界人士的同聲贊揚；戰事初起便率領同志深入戰地工作，實創知識份子從軍風氣之先；至於社會問題的關心以及扶弱抑强的正義主張，則在一列二三十部創作中，特別在他的代表作農村三部曲中有着充份的表現，而現在的這個新作更非例外。

洪教授這次所選擇的主題，是關於婦女與兒童問題的。不用說，生育與兒童撫養原是婦女同胞的天職，但由於戰時生活的艱難，到今天已成爲她們中絕大多數的不堪其苦的重大担

負了。這一方面固然影響到她們自己的事業，也妨害着她們的出來積極參加抗建工作。另一方面，在迫不得已的情勢下，疏忽了兒童的應有的教養，既屬常事，而棄嬰與墜胎亦已數見不鮮——這是以危害到整個民族前途的健康的！於此可見，洪教授的選揀這一主題，把這個嚴重的社會問題在劇本中提出來，是十分合乎社會需要的。

至於洪教授的解決問題的辦法，廣泛地發動組織「保育合作社」，這在現時來說，自不失為一有效的實際辦法，因為迄今我們的革命猶未成功，我們還不能達到如國父所昭示給我們們的理想境地：「小孩子自出世以後，自小長成人，國家都有教有養」。所以洪教授的這一設計，是有着現實意義的。但是這也很明白，問題的澈底解決，只有革命救國的三民主義的實現才有其可能性。而要如此，是需要大家來加緊努力的。

我能讀得洪教授的手稿，甚感榮幸！茲略抒所見於上，藉以表示我對作者的敬意，與乎對劇藝的愛好罷了。

女人女人

一名「多福多壽多男子」

時間：現代

地點：後方某大都市的近郊——某大學所在地

人物：（以發言先後為序）

玉鳳 本姓周，十七歲，父為印刷技工，太平洋戰爭爆發後，隨父母離港至桂。兩年後又由桂至渝，不意途中覆車。父母及一幼弟竟因之喪身。幸得人救助，令來渝在吳教授家，為一似被收容亦似被雇用的女僕。

秀老太太 六十六歲，吳教授夫人的姨母，約一年前，由淪陷區來後方，所乘公路車，夜停某小鎮，聞玉鳳悲哭，問知究竟携救來渝，一子兩孫先後亡故，惟第三孫尚健在，刻服務空軍，老年人現住吳處，極喜三甥孫，時購糖果玩具為贈。

羅嫂 卅一歲，來吳家將近五年，從另一「大學城」跟隨至此。初來為奶媽，斷奶後改為領帶。

三個小孩的保姆，現爲「全做女工」。爽直忠實，主僕間感情極佳，幾乎像一家人。

吳莊紀英 三十七歲，教授夫人，三個孩子的母親（最大十一歲，最小兩歲半），與吳教授在美國某大學中同年同系，同讀「生物化學」，成績且較吳教授爲優，但十四年的結婚生活已造成爲一馴良主婦，不似先前的辛勤學者了，和善寬厚，惟太愛惜情面，無盡的苦惱，或者都是這一弱點引來的。

榮婉芬 年齡不知，有人詢問輒被視爲侮辱，生長在美國（父爲華僑）因而對中國社會習慣，不甚熟悉，與吳夫人在美某大學同時讀書，同年畢業，但不同學系，今與吳教授同事，在同一大學中擔任體育指導，熱心，勇於仗義，但頗單純，與吳夫人友誼甚篤。

原敏文 二十六歲，容貌伏麗，大學畢業後，卽任助教兩年，對於生物化學略有成績，少年得志，又因出身大家（父爲省政府委員，兄弟姊妹都受大學教育），未免目空一切，好誇說，喜賣弄，但敢做敢言，有決斷，有決心，爲吳教授得意門生，現正助教授從事「維他命」研究，彼此友情濃厚，已超過師生應有的限度。

李太太 四十二歲，上有年老舅姑，下有未成年的兒女（曾生九孩，已殤其四，現存五個）

，其夫在某機關中爲一中級科員，每月所入，不足養活九口之家，而本人因須照顧小孩，處理家務，又不能出外工作，稍增收入，與吳教授夫人爲小同鄉，而且親戚關係複雜，她是吳夫人的遠房表姊，也是吳夫人的堂姑婆，異地重逢，甚得吳夫人的照顧，但人窮志短一個窮苦多孩的母親，最畏懼的是再有生育，因此再三請楊大夫爲之設法。

卓唐淑彬 三十八歲，結婚將近廿年，夫婦渴望子女，惜卓太太至今不育，這是她生平一大憾事，其夫刻在別地爲國立中學教員，本人在某書店編輯一兒童月刊，在女子初中時曾和吳夫人同學，戰時在後方不意相逢，遂覺格外親熱，對吳氏三孩至爲珍愛，幾乎每天必來，幫着方老太太爲小孩縫衣製鞋，一個懂事識相的人，說話做事，極有分寸。

程永華 廿六歲，結婚三年餘，丈夫爲一小公務員，結婚之前，本人原有職業。爲了組織家庭，曾毅然放棄，每日在家炊洗操作，惟數年來物價日高，一人所得，維持兩人生活，已屬勉強，迨後生一孩子，困苦窘迫，不堪名狀，此孩產後兩個半月亡故，在別人

必以爲大不幸，而他們却以爲是大幸；（這樣反倒可以減少大人和小孩的痛苦），他們同意，在此艱苦時期，夫婦不妨暫時分離，爲了實行主張，丈夫獨赴另一城市工作，而程幸在當地民衆教育館中覓得圖書管理員職務，勉強自活，夫家和方家沾有親戚，因之每晚及例假日總來吳家盤桓，她幾乎視吳家爲其娘家，是一個明事理，有胆量的女子。

楊大夫 四十八歲，和吳夫人的母親相熟，幼時在某教會辦的小學啓蒙，後入某教會中學讀書，又後入某教會大學專習醫科，畢業後並至美國留學，結婚多年，其夫爲一化學工程師，刻在某地「半官辦的」大規模的化學工廠中任總經理，子女都已長成，長女已結婚生子，次子在空軍服務，幼子亦已在某大學讀書，化學系三年級，本人擇居此地，爲能與幼子日夕接近，帶便行醫，半爲慈善性質，並不以之爲業，診務不忙，與方老太太頗相得，兩位年事較高的人，觀點興趣，多有相同。

凌太太 三十三歲，生有兩孩，抗戰後仍居上海，未隨其夫內移，直至八九月前，上海環境太惡，不得已變賣飾物，携孩繞道來渝，其夫久在政府某附屬事業機關中任職，因收

入差可敷衍，已於兩年前另組家庭，法律上有「妻」的身份的人，欲主張權利，或決絕分離，均有所顧忌，未能實行，木已成舟，進退兩難，一切委屈退讓，在她說，無非是爲了兩個孩子，是一個可憐人。

第一幕

大都市的近郊，有山有水，通公路，原是風景區。抗戰後，若干教育機關和某大學遷建於此，成一小型的文化中心區。

鎮內頗有幾家紳良，卽如曾家花園的主人，年收租米在二仟担以上。花園依山修築，花竹繁茂，果樹興發。中有百年前的舊屋，亦有仿西洋式的洋樓。主人六十之年，能詩能酒，能棋能畫，敬慕吳教授爲國內國外有名學者（吳教授曾有關於生物，化學的論文在外國科學刊物上發表），欣以園內山畔數椽，爲其住所，年收象徵租金一百元而已。

這是吳家的起坐間，也是會客室，也是餐廳，也是家庭幼稚園，也是教授的圖書雜誌閱覽室。這裏是花園的一角；和其他房屋多少隔離，最適宜於讀書靜思。吳教授特喜此地。但聲音煩擾，不必都自外來，家中現有兩個從兩歲半至十一歲的小孩。

此室原是一間聽堂，北面有花格長窗，窗子外面有走廊上下種些美人蕉臙脂粉之類。開

窗遠眺，從室內可見隔河一片青綠山色。長窗上頂，尚有橫匾，書「見山軒」。

長窗前有天然長几，几上應有的花瓶，屏架之類擺設，早經撤去。此刻堆看一些報紙，雜誌。長几前有八仙方桌，方桌兩旁各有太師椅，方桌上也堆些書報。方桌更前四五尺，原放小圓桌，但此刻已向左移，讓出右邊地位，安放一張大的逍遙椅，這是吳教授留學的成績之一——因為在他作學生時代，幾乎每一美國大學生室內，總有此式椅子一張——逍遙椅的右邊沿牆放着兩書架，裏面滿塞舊書，小圓桌左面，沿牆放着幾張靠背椅和茶几。室內還有竹、木、方、圓、四足，三足，有靠，無靠，各式椅凳八，九張；安放似乎并無固定的處所。

左壁靠背的前端，有門通吳教授的書室。門已改成西式，裝有「洋轉手」，容易關閉，且較嚴密。這樣，吳教授希望將兒女的吵鬧聲，關在書室之外——吳教授在家看書寫文的時，就是這「見山軒」也不准孩子入來的——正對此門，右壁也有同樣一門，通孩子寢室，門未改造，但已關門。欲經小孩寢室須從後面走廊轉走。

幾扇長窗都敞開着，季秋時節，綠葉未落，殘紅猶剩，一片寂靜平和，自得其樂的景象。至少在表面上，還看不出這是抗戰最艱苦的時期。

（方老太太此刻坐在逍遙椅上做針線，起勁的一針針的為甥孩們捺着鞋底；老年人目力不濟，戴着一付老光眼鏡。）

（玉鳳拿着一小包物事，從後面右首入來，走到左邊開着的長窗前，稍微站定，見室內并無別人。逕至方老太太身邊。）

玉鳳 方老太太，那個小孩衣服，已經給你縫完啦。

方老太太（停針）縫完了嗎？啊，是呀！今天下午六點鐘要收齊送去的，拿給我看看。

玉鳳（打開手中包）你看這行嗎？

（那件嬰兒衣似乎縫得很精緻，上面還綉着幾朵紅花）

方老太太（頗為高興）針線好呀，你還有這麼一手，玉鳳這孩子真不錯。

玉鳳（猶有孩子氣——得意地）不知道比起她們的來，我做得怎麼樣？

方老太太（仍包好放在針線扁內）照說該是我自己動手縫才對，那才真算是對兒童福利每個人自己的貢獻，可是我眼睛跟不上你們年輕人，細針細線到底不行啦，捺兩針鞋底還可

以對付。

玉鳳（一面將室內椅凳擺順）做的這些小孩子衣服，全都是送到保育院去的嗎？

方老太太（善意地糾正她）不是保育院，是育嬰院。保育院的孩子要大些，育嬰院的孩子小得多，都是剛生出來的，頂多不過四五個月的，好些還是人家扔掉的孩子。

玉鳳（似乎印象很深）哦！方老太太，這真是一件好事。（回憶）我們太太，好像是從前做過好幾回的衣服啦。老太太還是第一回。

方老太太（承認）她們太太小姐們參加一個會，叫做什麼「母親會」。每個人必得自己動手替育嬰院裏那些父母不要的，或是沒有父母的孩子們，每個月至少縫一件衣服。吳太太現在做了小組組長，硬把我拉進去。可是我眼睛太差事，還得讓你給我動手。

玉鳳（想了一想，面上突然露出一種欣羨的微笑。）這些孩子們倒是很福氣的。

方老太太 育嬰院裏的孩子還會有福氣？

玉鳳 有這麼多的太太小姐們替他們做衣服，比起那些沒有人理，沒有人管的孩子們可不就

……（玉鳳突變嚴肅，低頭不語）

方老太太 這話倒是對的。

(玉鳳走前幾步)

玉鳳 方老太太，你真喜歡孩子，你對他們真是好。

方老太太 喜歡是喜歡的，對他們好嗎，說不上還不是跟大家差不多。

玉鳳 您老是給我們太太的小少爺小姐們擦鞋底？

方老太太 誰叫是親戚呢！吳太太是我們的外甥女呀！

玉鳳 就使不是您的親戚的話，您也會……(玉鳳忽然感激落下淚來)

方老太太 (頗為詫異) 玉鳳怎麼啦！

玉鳳 (嗚咽着) 沒有什麼。可是方老太太 要不是您救我的性命，我今天早就……我記得一

年以前……。

方老太太 (勸慰) 一個人命裏注定有幾次災難，那是逃不了的。你的大難算是過去啦，現在

就不用想啦。

玉鳳 (繼續情感地) 一年以前我爹媽跟小弟弟，因為翻車死了，留下我一個人，流落在那麼

一個小村子裏，是您老太太的大恩大德，把我帶到此地來——

方老太太 我本來要來的。從上海到此地來，順便帶你一段路，那不算什麼。

玉鳳 我們太太，吳太太，依了您老人家的話，把我收下。說起來是一個女僕，可是差不多跟自己家里人一樣，給我錢，給我鞋襪，把自己的衣服省下來給我穿。我身上這件褂子不就是我們太太的舊旗袍改做的嗎？

方老太太 你是和平常的女僕不一樣，你父親是印鈔票的技工，你們也是好好的人家，你不是還在中學裏讀過書嗎？好像你對我講過的。

玉鳳 (不理會，自想心事——忸怩地) 方老太太，我有一樣小東西，不敢送給您。

方老太太 什麼？

(玉鳳看着她手指上的戒子，心裏有一種說不出的情緒——慢慢將戒子取下托至方老太太

太的面前)

玉鳳 就是那個金戒子。

方老太太 (不勝驚愕) 金戒子？

玉鳳 太小了，才一錢多重——從前我媽給我的。

方老太太 拿來讓我看看。

玉鳳 上面沒有刻什麼字。

方老太太 樣子打得還不難看，是個十足赤金的，現在還真不易買。

玉鳳 我送給您啦！

方老太太 (持還) 不，玉鳳，你自己留着。

玉鳳 (央求) 方老太太您收下吧。

方老太太 (示手) 你瞧，我手上不戴着有嗎？一個老婆婆，要戴那麼多的金戒子幹什麼！

玉鳳 這個意思不同，這是另外有意思的，這是我對您的一份心。

方老太太 玉鳳，不要那個樣子，我比你錢多，我不能要你的酬謝的，真是小孩的想法！

玉鳳 我不敢酬謝您，這是——這是——

方老太太 又是什麼呢？

玉鳳 這算是一個紀念品，有一天——我——

方老太太 不要再說快拿回去吧，（堅決地將戒子遞給玉鳳）快接着。

玉鳳 我不——

方老太太 （故作嚴厲）玉鳳，我的話你不聽？

玉鳳 我聽，可是——

方老太太 快戴上，要不然，就別想以後我再照顧你。

（玉鳳無可奈何，只得將戒子拿回）

玉鳳 方老太太，您不知道我對您的誠心。

方老太太 傻孩子，別儘是發小孩子的脾氣，留着戒子將來用處多着呢，做陪嫁。

玉鳳 陪嫁？

方老太太 是呀，嫁人，結婚。

玉鳳 方老太太，您老是這樣子，您又笑我啦。

方老太太 陪嫁，女孩子大了嫁人家，結婚，那不是應該的嗎？

玉鳳 （若有所思）哦，是應該的嗎！

方老太太 是呀！做女人的，總想着有這麼一個家，再有上這麼幾個孩子，像這裏吳太太似的，一家人團團圓圓；才真是做女人的福氣呢！

玉鳳 那許是福氣，可是（又傷心）想不到的事太多啦。

方老太太 年輕人別儘說老年人的話。

玉鳳 有一個家再有幾個孩子，（搖頭）咳，好難得的就像你方老太太，也沒有能夠一家人團團圓圓。你的孫少爺，不也是不在您的身邊嗎？

方老太太 那是另外一回事，他在空軍服務。

玉鳳 要是他在您的身邊不更好嗎？

方老太太 更好，可也無所謂。祇要有自己生育的親骨肉——一個女人活在世上，真做過母親，那末一輩子就算是美滿的了——大了的孩子，那能一天到晚拴在身邊！玉鳳，你今年十八歲了吧，你也快可以做媽媽啦，我來跟你做媒。

玉鳳（不理會——似乎有滿腔的心事只是說不出口）方老太太，我想我真不應該再待下去。

方老太太（善意嘻笑）爲了嫁人去麼？

玉鳳 不，不——爲了我不是——一個好女僕，我不會伺候人。

方老太太 哦，想讀書去了？

玉鳳 我本來是想讀高中的，可是——

方老太太 你要讀書還不容易！你求求吳太太，求她跟吳先生說一聲。吳先生在大學裏當教授，一位有地位的教授，只要他說一句就行。

玉鳳 進大學沒有那麼簡單。先得在高中畢業有文憑才行，此刻我倒並不是想去讀書。

方老太太 你在這裏是有點委屈的。其實你也不算是女僕，你只算是在這裏避難。（同情地）

不錯，每天要買菜，代孩子洗衣服——

玉鳳 那我倒不在乎，在家裏我也得幫助着買菜帶孩子，洗衣服的。

方老太太 那麼你爲什麼想起要走？

玉鳳（毅然）那位羅嫂有時候真叫人受不了！

方老太太（微訝）羅嫂對你不好嗎？

玉鳳 她倒是待我好，就是太好了一點。我的事，她樣樣都要當心，她還要我叫她乾媽。

方老太太 那麼你叫了她乾媽沒有？

玉鳳 有時候叫，有時候也不一定叫。她成天吵着要做人乾媽，也得要人家真心願意。

方老太太 噫，就是爲了這點小事情嗎？

玉鳳 他管得太多，我自己的媽都沒有這樣管我。一天到晚不是說這話我不該講，就是那件事我不該作，郵差送來兩封信，又說我是不該收的，趕場買菜的時候，有人跟我說話，又說我是不該理睬男子的。一天到晚煩死人。

方老太太 (開始理解她的心事) 你現在有地方去嗎？

玉鳳 還沒有，也許我還是去作女僕，(嘆了一口氣) 自然，在別處恐怕不容易再會像這裏一樣，那樣大家待我好。可是我還是……

方老太太 (熱忱) 你這樣去是不可以的。你曉得現在的世界多惡，男子們的心腸多狠！一個年輕漂亮的女孩子——絕不肯放過的！你會上人家的當，吃人家的虧。

玉鳳 (自信地) 我不怕，我已經十七歲多，差不多是個大人啦！我懂得招呼我自己。(幼稚地) 再說，國家不是有法律嗎？一個男子騙了一個女子，他能不負法律上的責任嗎？

方老太太 哼，男子害了女子，你讓他負責！這句話在平常的時候，就不準能做到。此刻是打仗的時候，兵荒馬亂的，好人、規矩人倒是不容易走動，因為交通工具缺乏。可是惡人壞人，東竄西跑，總有路走的，交通來得個方便。譬如說一個男子欺騙了你，向別處一溜，你到那裏去找他負責。

玉鳳（主意已定）我還是不怕。

方老太太 羅嫂管你也是爲了你好。你本來已經沒有媽，有一個乾媽，不就有了親人嗎？

玉鳳（搖頭）那裏比得上自己的媽。

（羅嫂拿着兩封信，從外面走入）

（玉鳳看見不再聲響）

羅嫂 方老太太，郵差給你送來一封快信。

方老太太（接過信先看封面——欣喜）好，正是時候。

羅嫂 是你的孫少爺寄來的麼？

方老太太（一面拆信）是從那個空軍基地寄來的，差不多有十天沒有收到他的信啦。

(小孩子們在隔壁喊玉鳳)

(玉鳳正在理齊方桌上亂攤着的雜誌——她還想和方老太太講話，不即去)

羅嫂 喊你，玉鳳，還不快去。

方老太太 你先去吧，玉鳳過一回——(忽然想起)今天下午怕不行。還有客人來，(叮囑)那就明天吧，明天下午你再來跟我說。

玉鳳 就是。

(她臉上一種古怪的表情，似乎有說不出的話要說，緩步走出)

(方老太太讀畢信，十分高興)

羅嫂 老太太有什麼喜事？

方老太太 他升官啦，我那第三個孫兒做了領航員啦。

(將信藏起)

羅嫂 恭喜，恭喜。

方老太太 (其實得意)好麼？

羅嫂 第三位孫少爺，當了軍官，真是好福氣！可是老太太，您怎麼肯捨得的？

方老太太 小孩子自己願意，要阻擋也阻擋不住。再說，男子們當軍人，替國家出力不是好事麼？你的丈夫不也是當兵去了麼？

羅嫂 我們那個不同。

方老太太 有什麼不同？

羅嫂 他是中了簽去的。

方老太太 不管他是怎麼去的，你不高興麼？

羅嫂 高興，也不高興。

方老太太 怎麼會的？

羅嫂 他在家的時候，常和我吵鬧，有時還要打我。不在家的時候，我又免不得想他。哎，不用提啦。

方老太太 你自己的孩子呢？

羅嫂 噢，老太太怎麼會曉得我有孩子？

方老太太（一笑）哼，你怎麼會來做奶媽的！

羅嫂 那是四年前的事，現在不做了，現在也不做專領小孩子的「乾奶媽」了，現在只
做一個打雜的女工。

方老太太 「乾奶媽」？

羅嫂 吳教授是這樣稱呼我的。（忽然注意到自己手裏還拿着一封信）啊喲！我幾乎忘了，我
還有一封信，你給我唸唸吧。

方老太太 你也不認識幾個字嗎？

羅嫂 認識只是幾個字。「湖——南——長——沙——羅——家——灣」，我認識。「羅」字，
我也認識。一整封信，我認不識。

方老太太 好，拿來我替你看。

羅嫂（遞上）字就認不到幾個，信裏的話，我可不用看，一猜就猜倒。信是我父親寫的。家
裏的米不夠吃，五歲的男孩——那是我第四個，我生了他，就到吳家來做奶媽的——五
歲的男孩子，吃飯跟大人一樣。五歲的男孩，也該上學讀書！鄉下沒有錢，快點寄錢回

家；愈快愈好！孩子的父親還是沒有音信——我看這就差不多啦。

方老太太（一路看，一路聽，一路點頭）都給你猜對了……米不夠吃……孩子要學費……快寄錢……女婿沒有信回家（還信）你常寄錢去麼？

羅嫂 有錢就寄幾個，沒有就算，還不是爲了我的孩子。老太太，我才真是命苦，我生過四個孩子，可是沒有一個孩子，吃過我自己的奶。丈夫家裏沒有田，每回我生了孩子，就逼我到外面去做奶媽賺錢。就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娘家去。吃奶糕，吃米湯！我真不懂，生了孩子出來，吃不到自己母親的奶；有奶的母親出去做奶媽，給別人的孩子吃！這樣生孩子有什麼意思？幹什麼還要生孩子。

方老太太（一笑）哼，哼，問你呀！

（隔室一片小孩聲，連喊「不要玉鳳，不要玉鳳！」）

羅嫂 悠聽，小少爺，小姐們又在嚷嚷——太太還不回來，出去買東西有好大半天啦。

方老太太 你看看去吧，孩子們不都要你麼？

羅嫂 不瞞你老太太說，小少爺，小姐們跟我倒是鬧熟啦，我也離不開他們，幾次我想回湖

南，好像總有點捨不得似的，這幾個孩子，真惹人喜歡——可是他們嚷嚷起來，我也對付不了。

方老太太 所以我常說，你們太太是一個福氣人。先生在大學當教授，自己又有學問，也是留洋在外國大學畢業的，有三個討人喜歡的孩子，十幾個年來，一家人終能團聚在一起，連在打仗的時候，也沒有分散，比我們強多啦——孩子們嚷嚷怕什麼！家裏有幾個孩子，才顯得熱鬧。

(玉鳳奔入)

玉鳳 方老太太，小少爺不肯吃藥，您去吧！

方老太太 我去幹什麼！

玉鳳 小少爺要媽拿藥給他吃，要不然就是外祖母拿藥給他吃(看一眼羅嫂)別人都不要。

方老太太 嚶，這些孩子們，都慣得太嬌啦。好，讓我去看看吧。

(方老太太放下針線扁，正要走出)

(吳莊紀英，教授夫人，恰從外面回來，手里提着精緻小竹籃，中盛兩瓶酒，幾包食物)

羅嫂（先看見）啊，我們太太回來啦。

（吳夫人將籃放下）

方老太太 東西都買到了沒有？

吳夫人 算是買齊啦，就是這兩瓶葡萄酒，酒不好找，可是教授就是愛喝這個葡萄酒！叫我怎麼辦呢？連跑了七八個舖子。

方老太太 什麼核桃糖，棗泥餅也都買啦。

吳夫人 也買啦。

方老太太 你算對得起你們那位吳教授，在這種小事情上頭都這樣體貼週到。

吳夫人（解釋）不是那樣說，教授忙着做一個食物營養的試驗，辛苦好久啦。今天可以完成一個小段落，他叫我給他準備一點酒。我想讓他好好的休息一下，放鬆一下，對於他的工作也是有益處的。

方老太太 所以你親自上街替他去買。

吳夫人 我怕他們買來的不合式，教授又要發脾氣。

方老太太 教授辛苦，你曉得。你的辛苦教授也曉得，就好啦。

吳夫人 (神祕地笑了一下) 他麼！

(孩子們又在嚷「媽媽」「外婆」)

方老太太 壞啦，壞啦，把他們忘了，我們快去吧！

吳夫人 好，就去(匆忙地)羅嫂，(指籃中一小包)你回頭把這包臘味切開蒸一蒸，再把核桃糖盛在一個碟子里。教授大約六七點鐘回來吃晚飯。還有，馬上就有幾位客人來，你趕快把茶水準備好。

羅嫂 是啦。

(孩子們又哭)

吳夫人 (對方老太太)我們去吧！

(兩人同走出)

(玉鳳正想跟出)

羅嫂 (低聲喊)玉鳳。

(玉鳳自管往外走)

羅嫂 (見方老太太已走出，大胆使勁喊) 玉鳳，玉鳳。

玉鳳 (不得已立定——不耐地) 幹什麼，羅嫂。

羅嫂 「羅嫂！」爲什麼不叫我乾媽？

玉鳳 乾，乾屁！

(玉鳳轉身就跑)

羅嫂 (上前一把拖住) 好大膽子，你還要強！你的把柄又給我拿到了，你知道麼？(拍口袋)
在這裏。

玉鳳 (不由得問) 什麼把柄？

羅嫂 我拿給你看，(取出一封信) 郵局寄來的，人家給你的情書。

玉鳳 (上前索取) 給我。

羅嫂 給你，好容易！你不是親口答應過我，不再和那些野男人通信的嗎！

玉鳳 (着急) 給我。

羅嫂（看信封上字）這是個「董」字，還是什麼字？

玉鳳（趨前看）不是「董」字，是個「黃」字。

（她伸手就搶，但是羅嫂早把手縮回，未被搶去。）

羅嫂 豈有此理，情書可以隨便搶的。

玉鳳 你把信拿去好了，我不要了。

羅嫂 等我來算一算，姓楊的來過五封，姓董的來過六封，姓劉的來過兩封，現在又是一個姓黃的來了一封。又多添了一個情人。

玉鳳 該死，該死，我又沒有叫他們寫信，他們寫了信從郵局寄來，叫我不收又怎麼辦呢？

羅嫂 你不會叫他們不寫嗎？

玉鳳 我是叫他們不寫。每次我寫回信去，總是叫他們不要再寫的。（伸手）給我。

羅嫂 給你可以，先叫我一聲乾媽。

玉鳳 你拿去好了，又不是寫給你的。反正你也看不懂。

羅嫂 那我拿去給方老太太看。

玉鳳 (真着急) 爲什麼給方老太太看！

羅嫂 方老太太看得懂，我請她唸給我聽。

玉鳳 (理直氣壯地) 常言道，「男大當婚」，「女大當嫁」，我是十七八歲的大姑娘，給男人們講話，通通信有什麼大的了不得，要是我媽媽在的話，她也不會管我的。

羅嫂 不要臉，好大好大的大姑娘，我看你簡直是個小孩子，一天沒有人管，簡直是不行。

玉鳳 你比我大多少，你今年三十一歲，比我才大了十五歲，一天到晚要做人家的乾媽，羞，羞，羞。

羅嫂 我說你是小孩子，你還不領教！

玉鳳 我年紀比你小，可是志氣比你大，見識比你還多！

(羅嫂從書架雜誌堆後，尋出一個報紙包來)

玉鳳 (跟上去再討) 快把那封給我吧。

(羅嫂不理——將報紙打開，裏面一個舊的洋娃娃——原來的兩隻手臂，沒有了，用花

布做成兩隻補上)

羅嫂 (神氣地) 你看。

玉鳳 (驚喜) 啊，我找了多久啦，原來還在這裏。

羅嫂 (高舉洋娃娃) 這不是你的？

玉鳳 是我的，爲什麼把它藏起來？

羅嫂 好大好大的大姑娘，還偷着玩這些東西。

玉鳳 這是小少爺玩壞了不要的。扔在畚箕裏，我把它檢起來，補上兩隻手臂留着它自己玩

玩，這又有什麼不好？

羅嫂 你再不能誇口不是小孩子了吧！

玉鳳 好了，好了，你講得對，你有道理。乾媽，快把信給我吧。

羅嫂 (望着她半天) 你肯叫了，拿去。

(擲信給他)

玉鳳 (把信拿到手) 這樣勉強人家叫的！我想，哼，聽着也沒有什麼味道。

(榮婉芬和原敏文此時一同走入)

(榮穿着毛線衣，手裏拿着網球拍，和一個小紙包)

(原敏文夾着一個大的黑色的公事皮包)

榮婉芬 羅嫂，你們太太在家嗎？

羅嫂 在家。

原敏文 你去對太太說，我們兩人來了。

羅嫂 (見兩人一反慣例，居然回來，有些訝異) 你們二位今天是一起來的？

榮婉芬 不，我是送小孩衣服來的。原小姐大概另外有事，我們在大門口碰見的。

原敏文 吳教授叫我來替他找一篇稿子，還有幾本雜誌和幾個筆記本子，你快去請太太出來

幫我一起找。

羅嫂 就是。

(她趕緊走去)

(玉鳳候羅嫂走出，猛然一把將洋娃娃搶在手裏，低頭奔去)

（原敏文放下皮包，取出紙烟，遞一根給榮）吸烟嗎？

榮婉芬 謝謝，我不吸烟。現在的紙不好，太不衛生，我有烟斗。

（她便坐在逍遙椅上，點燃烟斗，大吸特吸）

（原敏文口裏啣着紙烟，翻看架上和桌上的言報）

榮婉芬 （冷冷地，不盡是善意的）原小姐的工作真忙呀，我們大學裏，有這麼幾十位助教，

就只看見你原小姐一天忙到晚，有時候還一晚忙到天亮。

原敏文 （毫不在乎地）那是因吳教授的實驗工作緊張。我做他的助教，不能不跟着一塊努力。

榮婉芬 吳教授到底在實驗什麼？聽說是和青草有關係，要把青草改變一下，使得不但牛能吃，馬能吃，我們也能吃。

原敏文 吳教授正在進行着一種最最有名的試驗，把尋常的青草，田裏，山上，路邊滿處都長着的青草，永遠不怕災荒不怕缺乏的青草，做實驗的對象。要從青草裏面，提煉出各種「維他命」，這樣人類就不再怕缺乏營養了。

榮婉芬 這個工作成功，那還了得。

原敏文 外國的科學家，早在做這種試驗，而且已經有相當的成功，聽說可以把青草磨成粉，像胡椒一樣的撒在湯裏吃，非常補人。可是製造的方法還是秘密的。我們吳教授現在利用當地的青草，想要試驗出一個更省事，更廉價的吃法。

榮婉芬 不管青草是怎樣省錢，怎樣營養，反正我是不要吃的。

原敏文 我在大學的時候也是專門研究生物化學的，所以對於這個事業非常感覺興趣。而且幸福得很，能夠有機會跟吳教授學習，不管工作怎樣緊張，怎麼麻煩，我都是高興的。

這不僅是工作；借用一句英文成語，這是 A labor of love。

榮婉芬 A labor of love，一個「愛的工作」這話再恰當沒有了。

（吳夫人笑容可掬的出來）

（羅嫂端着兩杯茶跟入）

吳夫人 對不起，頂小那個孩子受了涼，有點發燒，正在騙他吃藥呢。

原敏文（直截）吳教授還是要用昨天找了半天始終沒有找到的那篇文稿。他說，不在書桌上

紙堆裏，就在書桌的抽屜裏，也可能夾在一本外國書裏，今天非找到不可。

吳夫人（和善地）那麼我們再趕緊找吧。

原敏文 會不會被他們小孩子們弄掉？

吳夫人 小孩子從來不准進那間書房去的。就是讓他們在這間堂屋裏玩，什麼紙頭紙腦的，也都不准他們碰一下的。曉得，隨便一個舊信封，說不定教授會在反面寫上幾個要緊的字，弄掉不得的。

榮婉芬 教授不是時常找東西的嗎？

吳夫人（容忍地微笑）一年三百六十天，教授不找東西的日子，倒是很少的。

原敏文（糾正她）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吳夫人（微笑）在科學家的口裏，應該是三百六十五天。

原敏文（微覺不耐）這麼許多本書，難道要我一頁一頁的翻過一遍嗎？

吳夫人 你還是先找找書桌的抽屜吧，不過鑰匙不在我這裏，給教授自己帶去了。

原敏文 不，鑰匙在我這裏。（從黑皮包中取出鑰匙）大概有學問的教授們，總是把書籍紙張

攤得一塌糊塗的，經常要有一個人替他收拾整理。（有用意地）還要有一個人替他記住，什麼東西是放在什麼地方的。現在只好慢慢的來找囉。恐怕起碼要找上兩個鐘頭。

吳夫人（一貫和氣）原小姐，這件事又得麻煩你啦。小孩子們真是——一天到晚，我就是被孩子們絆住，不能幫助教授做一點事。

原敏文 羅嫂，把那兩堆書搬到書房裏去。

（羅嫂不大起勁，口裏沒有答應）

原敏文（不客氣地）快點，聽見沒有？

羅嫂 這幾堆都要搬嗎？

原敏文 都要。

（她走入書房，隨手把門一推，虛掩着）

（羅嫂捧着一大堆書，跟入，把門關上）

榮婉芬（憤慨地）紀英，你看見了沒有？

吳夫人 怎麼？

榮婉芬 原敏文那種目中無人的樣子！到底誰是教授太太，誰是吳家的主人，是你莊紀英呢？還是她原敏文？

吳夫人（低頭）不要講，人家就在裏面。

榮婉芬 她在裏面聽見我們講話嗎？

（書房門突然打開，羅嫂從內走出，順手帶上門）

吳夫人（緩緩地）那扇門關緊的時候，裏面倒是聽不大見外面談話的。教授怕聽見小孩子們吵鬧，特別叫木匠把這扇門重作過的。可以關嚴，和對面那扇原有的門不一樣。

（書房門急又打開，原敏文氣沖沖的站在門口）

原敏文（厲聲）羅嫂。你怎麼的！還有幾堆雜誌怎麼不快搬進來，渾蛋！

（碰的一響，仍把門推上）

（羅嫂委屈地望着吳夫人）

（吳夫人始終沒有作聲）

羅嫂（低低地嘆口氣）唉！……

(她再抱着一堆雜誌進書房去)

榮婉芬 (興奮地走近) 這實在叫人看不過去啦，她到底仗着什麼？

(吳夫人呆呆地望着她)

榮婉芬 我在大學裏作女生體育指導，當然每天要和許多女同學見面，他們每天有新聞報告，我，我從來沒有問過她們，可是她們自己願意告訴我。

吳夫人 新聞？

榮婉芬 唔，真是新聞。譬如說吳教授和原助教，今天怎麼在公路上一塊散步，或者昨晚怎樣在試驗室一塊熬夜，這個，那個，給她們說得實在不少，學校裏的輿論是(鄭重地)原助教追求吳教授。

吳夫人 (似乎不信) 是麼？

榮婉芬 是呀，這原助教不是好東西，仗着她自己年輕，漂亮，讀書有點成績，就這樣的欺負人。她不但有野心，而且是有陰謀的。

(書房門又打開——榮婉芬驀然轉身——羅嫂走出)

榮婉芬（懇切）你要留心，你不要大意呀！

吳夫人（誠懇）事實未必會那麼嚴重吧！

榮婉芬 怎麼還不嚴重？

吳夫人 教授這一陣全付精神，都放在他的實驗工作上。在他專心致志努力一種工作的時候，他會把其他的一切都給忘掉，他常是這樣的。他簡直沒有時間，沒有心思，去考慮旁人會怎麼說，會怎麼想，社會對他會有怎樣的印象，又會有怎樣的批評。我看教授和原助教兩個人中間不會有什麼的。

榮婉芬 現在也許還是沒有，可是將來……

吳夫人 將來，就是將來的話，我——我始終沒有感覺到有什麼危險。

榮婉芬 並不是我挑撥，爲了多年的友誼，爲了我和你在美國裏同學的關係，我應該把我看到的危險提醒你，告訴你。也許我太熱心，太愛管閒事，太喜歡出頭了。中國的老道理講起來，是有傷忠厚，可是我出身華僑。我所受的，大部份是西方的教育。中國的老書，我讀得不多。我說話作事，一向爽快，要說就說，要做就做，不懂得什麼叫得罪

人的，我今天不得不嚴重的警告你。

吳夫人 是的，是的，我明白你的意思。

榮婉芬 我冷眼旁觀得好久啦。那位原敏文方法巧妙得很。她老是要在衆人面前把你壓下去，顯得你的知識沒有她的新，你的學問沒有她的高，她講什麼「盤尼西林」，什麼「泰羅瑞星」。儘是你所沒有研究過，不很熟悉的科學名詞。尤其惡毒的，是當着吳教授的面，丟你的醜，顯得你真是不行，配不上一位真正有學問，國內外知名的吳教授。她一句話不放鬆，一點機會不放過，無非想要擠掉你，擠掉你之後，她可以來做教授夫人。這不是 Fair Play。這是十分不公平的競爭。因為她沒有家庭，沒有孩子，現在她在學校裏做着助教，自然可以讀書。你又要管家，又要照顧孩子，自然是競爭不過她的。

吳夫人（默默的想了一會）婉芬，我謝謝你，不過這是我的事，關係我自己的幸福，我也不至于太大意的。我到此刻爲止，還是信任吳教授，甚而至於原諒吳教授的。

榮婉芬（不解）原諒吳教授？

吳夫人 我也有許多對不起他的地方，我跟他在美國也是同學，同一個學系，同一個年級，當我們結婚的時候，本來希望在學問上，工作上彼此合作，彼此幫助的。可是這一點我們沒有做到？這是我的欠缺。吳教授此刻需要一個熱心工作的助教，幫着他試驗，幫着他整理材料。原小姐可以幫助他。就算在態度上原小姐有些教人難堪的地方，我只好不多計較。婉芬，你覺得我的話有點對嗎？

榮婉芬 你完全改變過一個人啦，紀英。從前在大學的時候，你是多麼勇敢，多麼頂真，凡是你的權利，一點不肯讓人，現在——一個女人真是生不得孩子的，有了幾個孩子，就把一個女人逼得完全成爲一個生理學上的女性啦！

（李太太，卓太太，程永華三個人一同入）

吳夫人 （站起迎接——對婉芬）李太太她們來啦。

李太太 （指着手裏小包）紀英表妹，我們都是來交差的。

吳夫人 謝謝，謝謝，我替那些育嬰院裏的孩子們謝謝諸位太太們的賞賜。

卓太太 哎呀，一件小孩衣服說得上什麼賞賜。

吳夫人 在諸位每個人都是犧牲。我們這一羣，多半是靠薪水過活的人，那來餘錢每個月買三尺兩尺的布，替別人的孩子買衣服。

程永華 不過這個犧牲到底很小，算不得什麼。

吳夫人 中國有句老話，「禮輕人意重」。做件衣服雖是小事，意義可是很偉大。這些沒有母親的孩子們，從此有人關心，從此也算有了母親啦！

（李和程，各將她們所做的衣服拿出——顏色不同，式樣不同，可是做得都精緻可愛）

程永華 我看見榮教授身邊也好像放着一件。上個月，是那麽客氣，對我們說不會做的。

榮婉芬 我真是不會做，馬馬虎虎做了一件，真不像是小孩衣服。

（打開紙包，拿出她的一件，原來是小毛線衣）

卓太太（驚奇）啊，毛線衣，太講究啦。現在的毛線，要幾仟塊錢一磅，而且做的是外國式樣。

榮婉芬 是我的舊毛線。

程永華 卓太太，你的一件呢？快拿出來吧！

卓太太（取出她帶來的一件）我的料子倒是新的，可惜式樣舊了一點。

吳夫人 孩子們不是一樣穿麼，怕什麼。

卓太太（微微傷感）這個衣服，做了有二十年了，倒是我自己親手做的，那個時候（自笑）我

和卓先生，總以為會有一個孩子的，男的也好，女的也好，可是……

程永華（曉得她盼孩子心切。提起又會傷心，故意改變話頭）你們看，好細緻的工，真肯化

工夫。

卓太太 這是留下的最後一件，其餘的早就送人啦。自己趕不及縫，祇好拿出來搪塞，吳夫

人，你對付着收下吧。

吳夫人 你這件好極啦，我們的都比不上。

（吳太太把幾件小孩衣服疊在一起，最後拿到李太太的一件）

李太太（微有慚意）我的也是舊的，我的是把家裏一件舊的小孩衣服改做的。

吳夫人 抗戰時期，應該節省物資，只要可以用，改做和新做，有什麼兩樣！

（方老太太從外面走入）

方老太太 你們都來啦，好得很。我今天要個小東道，請你們吃蔥油餅。

卓太太 幹什麼這樣客氣。

方老太太 這真是一點小意思，兩斤灰麵半斤豬油，就算是請了客啦。

程永華 方老太太，你不是也加入了我們的「母親會」嗎？你做的小孩衣服呢？

方老太太 小孩衣服倒有一件。（拿出）不過是冒名頂替，我請人替我做的。

卓太太 （接過看）做得不錯。什麼人替做你的？

方老太太 那就不要問啦，回頭吃蔥油餅——爲什麼不請坐呀？

（衆人尋椅坐下）

（吳夫人將衣服點數）

榮婉芬 （又取出煙斗）我想抽袋煙，諸位不介意吧。

卓太太 你爲什麼抽煙斗？這不是女人抽的，這是男人抽的。

榮婉芬 男女不應該是平等嗎？女人就不應該有抽煙斗的權利嗎？我抗議，況且煙斗比抽紙

煙省錢。

（她坐在一張太師椅上，點燃煙斗，大吸特吸）

（李太太在旁邊，半響不語，滿臉憂鬱的神情，此刻走到吳夫人面前）

李太太 紀英表妹，我有一件事情要拜托你，非你幫忙不可。

吳夫人 什麼事情呢？

李太太 我實在不能再生育啦。家裏現在有九口人——我自己，李先生，李先生的六十多歲的父親，李先生的半殘廢的母親，五個孩子：十三歲的，九歲的，七歲的，四歲的，三歲的。李先生在一個軍事機關裏當科員，一個月才賺那麼幾個錢，一家九口人，怎麼會得夠呢？

吳夫人 在我們一些人中間，你最最困難，我們大家曉得的。

李太太 往常承蒙吳教授的照應，從學校裏拿點文稿給我抄寫，一千個字十塊錢，多少也有點貼補。可是這種工作，現在也沒有到我這裏來了，也是我自己不好！孩子多，事情太煩，我自己來不及的時候，就給我十三歲的孩子替寫。他是一個高小學生，寫的字怎麼會成樣子呢？我們今天差不多真是山窮水盡啦，雖然李先生一向沒有脫過工作。

吳夫人（同情的）真是。

李太太 所以我再也不敢要孩子啦。我想要把他拿掉。

方老太太（大為驚愕）李太太，你是說墜胎麼？

李太太 我已經打聽過啦，動手術需要一套特別的器械，有這套器械的醫生，在此地的，據說一共不到十個人。這不到十個人當中，許多位還是不肯隨便動手術的。肯動手術的醫生，價錢又高得了不起，普通要十萬八萬，最便宜也要三萬兩萬！我們那裏出得起這個錢！所以我求求你，求你替我說句好話。

吳夫人 對什麼人說好話？

李太太 紀英表妹，你跟楊大夫是至好至好的朋友。請你替我求求楊大夫，求她替我開一個藥方，或是動一下手術。算是做了件慈善事。最好是不要錢，要不然就少要一點錢，幾百塊，至多一兩仟塊錢。替我把孩子拿掉。楊大夫一定有辦法的。

方老太太 這件事是多麼傷害大人的身體！

李太太 不要緊，醫生有把握。

吳夫人 可是楊大夫是從教會學校畢業的，爲人非常規矩謹慎，怎麼肯做這樣一件事！

卓太太 這件事一般看做是不道德的。

吳夫人 就是這個意思。

李太太 這件事也不見得是不道德吧！這又不是闊人家的小姐。少奶奶們，有什麼不正當不名譽的行爲，見不得父母，告不得丈夫，要來偷偷的把肚子裏孩子打掉。我和李先生是正式結婚的夫妻，我們願意有孩子的，我們生過九個孩子，現在還有五個。我們要打掉孩子，是爲了窮，爲了沒有吃，爲了現在一家人已經不夠吃，不願意再多生出一張嘴來，分掉我們的吃！

吳夫人 可是，怎麼開口對楊大夫講呢？

李太太 要是你不肯替我說，我就自己開口求楊大夫。老實說，我現在真不曉得什麼叫做羞恥。

吳夫人（極力安慰）李太太不用着急，別說我們是小同鄉，別說我們還沾着好幾重的親戚

——你又是我的表姐，又是我的堂姑婆，不是嗎？——就是平常朋友，就是彼此不認識

的人，大家同爲女人，可以幫忙的地方，爲什麼不幫忙。楊大夫就要來的，我們看機會。

李太太 我預先謝謝表妹。

方老太太 我看算了吧，我曉得楊大夫的脾氣的，楊大夫爲人再好沒有，她在此地並不正式行醫，因爲楊先生出遠門去了，一個小兒子在大學裏讀書，所以搬在這裏住。她不常和人家看病，有朋友介紹的時候，隨便盡點義務，從來不計較什麼門診費出診費的，可是做人一點一劃，古板得很，教會脾氣。這件事，我看無論你怎麼說，她不會答應的。你們回頭是白白的碰釘子。

（羅嫂在門外：「楊大夫來了。」）

（楊大夫自己提着診病的皮包進來）

衆人（起立——按照不同的朋友關係，先後招呼）楊大夫——Doctor Yang——楊太太，你來啦。

李太太（特別恭敬地）楊——大——夫。

方老太太 楊太太，我們正說着你呢！你就來了，（看衆人一眼）噯，這一個月的「母親會」很像個樣子。

楊大夫 你們諸位都這麼熱心，我怎麼好意思不參加！不過我的那件小孩衣服，可做得不好。

（脫下她身上的斗蓬——取小孩子衣服遞給吳夫人）

吳夫人 多謝，多謝。

楊大夫 大家的事，還要你謝麼？——你小少爺怎麼樣啦。

吳夫人 小寶那孩子比昨天好得多，也不發燒啦，可是還不太有精神。

楊大夫 我告訴你是不要緊的，小孩子的毛病，無非吃壞吹風。餓兩頓，穿得煖煖的，不吃藥也會好的。

（羅嫂端茶進來）

羅嫂 方老太太，蔥油餅該好烙了吧。

方老太太 好的，你叫玉鳳幫你烙。

(羅嫂走出)

楊大夫 (翻着那些小孩衣服)這倒真是替兒童謀了福利。這樣的「母親會」多多的推廣才好。我曉得窮苦的，無人料理的孩子們，數目實在不少。雖說育嬰院，育幼所，兒童福利所，一些兒童福利機關，全國有五百幾十個。可還是收容不了許多！有些經費也不夠充足，保育院裏的孩子們，聽說好些無鞋無襪，一年只有兩身衣服。

(這時候原敏文從書房走入，又去書架邊翻報紙)

(卓太太似乎想和她招呼，見她十分忙碌，便不打岔)

方老太太 我可不明白。爲什麼今天許多女人不願意要孩子。由古到今，養育孩子，從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可是孩子才是一個人家的真正寶貝。比錢好，比穀子好，比金銀財寶都好。「積穀防飢」，「養兒防老」，有了孩子，一個人到老才有依靠。

卓太太 是呀，方老太太的話講得不錯，女人沒有孩子，一生總覺得有點欠缺似的。

方老太太 可是，現在的女人，居然口口聲聲的說，不要孩子啦。先前誰也不敢這樣說的，短短幾十年就變得這樣快麼？

程永華 孩子是應該要的，爲了抗戰，爲了革命，爲了建國，爲了改善民生，我們需要新的孩子們，不斷的做我們的補充隊，生力軍，人口要是一天天的減少，國家民族，還有什麼希望，什麼前途？女人都應該生孩子，那是對於國家民族，對於將來的光明幸福的世界，每個女人的一種義務，一種天職，絕對不應該有問題的。

方老太太 女人應該生孩子！這個話我才要聽。

程永華 我最近在報紙上看到一篇文章，我剪在這裏。（取出閱看）美國的羅斯福說：「人類最大的禍害，莫過於損毀生殖功能。因爲男人和女人都應該是健康孩子的父母，這樣人種才不至於減縮，人口是文明的重要因素。」英國的邱吉爾也說過，「如果英國仍欲在世界上保持強國之一，能抵抗外來勢力，必須鼓勵他的人民有較大的家庭方可。」在外國，公務人員在生育孩子的時候，可以領取生育補助費。女人做產母的時候，不但可以得到優待的休假，有時還可加領營養的食物，社會和政府都在努力推行兒童福利事業。可見得，誰都知道養育兒童這件事，是非常要緊的，不過，問題不在女人們要不要生育孩子，而是在生孩子以後，能不能好好的養育他們。

方老太太 爲什麼不能呢？

程永華 咳，說起來這個話就長了，就拿我自己來說吧——

（她忽地別轉頭，黯然有不樂之色）

（在座有曉得她的痛苦的，彼此相視，不願多刺激她）

楊大夫 （站起對吳夫人）我們進去看看小寶去吧。

吳夫人 小寶已經沒有病了，不必啦罷。

楊大夫 既然來到，看看也好，不一定再給她藥。

吳夫人 先談一會，吃過點心再說。

楊夫人 看過以後再吃，還不是一樣。

（羅嫂倉惶地奔入）

羅嫂 不好了，方老太太，蔥油餅吃不成啦。

方老太太 怎麼呢？

羅嫂 （哭出）我的乾女兒……玉鳳……

榮婉芬 你的乾女兒怎麼樣？

羅嫂 玉鳳逃跑了，只提了一個小衣包，被窩臉盆都沒有拿，就逃跑了。

（嗚嗚咽咽地真哭起來）

吳夫人 怎麼回事？（不能相信）你怎麼曉得她是逃跑的，羅嫂。

羅嫂 我在她的枕頭上找到一個紙條，裏面有幾個字，我是認識的，她說不回來了。

吳夫人（接過紙條）等我來看她的紙條怎麼說。（高聲唸）「羅嫂，我怕你，我躲開你，我從

此以後不回來了。你另外找個別人做乾女兒吧。」

榮婉芬 玉鳳真是去啦。

羅嫂 她不願意要我這個乾媽，也用不着就走呀。

榮婉芬 她走倒不一定爲了你，玉鳳跟我談過幾次，我早曉得有一天她會走的。

方老太太 她跟你又談些什麼？

榮婉芬 玉鳳好像是在中學裏讀過書，她的父母活在那時候，也是很寶貝她的。現在作一個

女工，雖說在此地不愁吃，不愁穿，不愁住，可是這麼大的女孩子，免不了要想到自己

的將來，心裏自然是不安靜的。

方老太太 你勸了她沒有？

榮婉芬 我勸過她的，此地雖然沒有她理想那麼好，就是這點衣、食、住、在今天已經難得，在今天招待一個親戚也不過如此，這裏又不是公立的慈善事業，一個私人家裏還能做到怎麼樣呢？

吳夫人 她沒有帶走什麼東西吧？

羅嫂 除了她原先帶來的那個小衣包，什麼東西都沒有拿，我通通查過找過了。我在她枕頭底下找到她這一大堆信。

榮婉芬 一大堆信？

（吳夫人解開那一大包信，分給大家看）

方老太太（看信，一面問羅嫂）蔥油餅怎麼樣？玉鳳走了你一個人烙不過來，要我來幫幫
你嗎？

羅嫂 吃不成了，我剛才心理一着急，把兩斤灰麵都打翻掉。

方老太太（瞿然）打翻掉！

羅嫂（兩斤灰麵都打翻在水缸裏啦）。

方老太太（憤憤）那可真是吃不成啦。

（但她也無可奈何）

榮婉芬（看完信）不懂，不懂！這些信裏，不知寫些什麼東西。

吳夫人 我這裏的一封信，是姓黃的寫給她的，向她求愛。這裏的兩封信，是姓劉的寫給

她的，也是這麼一套。

程永華 我這裏的三封，是一個姓董的寫給她的，禁止玉鳳再和別的男人來往。不然，他就

要用武力對付。其中一封還逼着玉鳳跟他一起走。

吳夫人 這裏又是兩封，也是那姓董的寫給她的，也是要求她跟他一起走。不然武力對付。

榮婉芬 這些男子怎麼這樣沒出息，別的能耐沒有，就會威嚇一個女孩子。

羅嫂（慨嘆，亦有責任感）唔……玉鳳這孩子，到底還是跟男人跑了。

榮婉芬（忽然十分厭惡）玉鳳這孩子也要不得，這麼一點大的年紀，就跟人家鬧戀愛。

方老太太（對吳夫人表示歉意）是我給你找的麻煩。

吳夫人 這有什麼呢？她來此地我們不多她一個人。將來如果結果好，豈不是求之不得？

卓太太 吳太太真是慈母之心。唉！不要說是三歲兩歲的，就是十七八歲的女子，照顧也得

花費一翻心血。

吳夫人 好啦，羅嫂，把這些信留在此地，你去吧。

羅嫂（望著方老太太）葱油餅怎麼辦？

方老太太 改一天再吃吧，（對大家）今天，虛邀諸位。

（原敏文還在書架邊翻尋舊書）

原敏文（對羅嫂）給我倒杯熱茶。

羅嫂 就是。

（她拿着幾個空茶杯走出）

原敏文 架子上的雜誌，不知道又是誰翻動過啦，我上一回接着種類和出版年月理得齊齊整

整的，現在全部搬了家。

這書的內容不夠真象
層序次不明

言語方面可以囉嗦！

吳夫人 那篇文稿還沒有找到？

原敏文 什麼都是亂七八糟，到那裏去找！

方老太太（不服）也不會怎麼太亂，今天早上，孩子們鬧着要看畫報，我隨便拿了幾本。

原敏文 我說的呢！現在得增加許多工作。（尋覓不到東西，自然焦急不由自主地衝口而出）

這叫做浪費時間。

楊大夫 我們看小寶去。

吳夫人 好的。

（她替楊大夫抱着皮包，兩人繞道走廊走向小孩子室去）

原敏文 我來了老半天，東西還沒有找到，教授在實驗室里等用呢？真叫人急死啦！（自己

再抱着一大堆雜誌進書房去）

羅嫂也是渾蛋，叫她倒一杯熱茶現在還沒有倒來。

（衆人都不接詞）

（她走進書房，碰的又把門關上）

榮婉芬 (半晌) 你們看看她那個樣子。

程永華 她心裏有事，是真着急。

方老太太 (問榮) 今天有什麼新鮮的新聞沒有？

榮婉芬 有是有，不過……

方老太太 你講好啦，我們不對吳太太說。

榮婉芬 就是對吳太太說，她還是不相信的——可是我說不上來。

方老太太 你快說吧！又有什麼新鮮事？

(其他諸人雖不開口，但都甚感興趣)

榮婉芬 她們同學說，原助教在實驗室煮咖啡，烤麵包給吳教授吃。

方老太太 哦！哦！

榮婉芬 同學們還說她全不避人老是做出主婦的樣子。

(凌太太倉惶奔入，手中也拿着一個小包)

凌太太 對不起，對不起，我今天實在是來遲啦，(將小孩衣服取出，放在衆人的一起)這是

我的乙件，不大好，咳，（她面有愁苦之色，強顏作笑）我趕上蔥油餅沒有？

榮婉芬 我們今天不吃蔥油餅。

凌太太 我們今天不吃蔥油餅。

凌太太 哦，其實我也一點吃不下。

程永華 凌太太你今天怎麼回事，臉色發灰。話都說不上來，有病麼？

凌太太 啊！有病，是有病，（突然倒坐椅子上，掩面哭泣）我病了有半年啦。

方老太太 你今天是不是又跟你們凌先生的另外一位太太鬧了一架。

凌太太 是的。

（衆人都同情地靜默下來）

程永華 既然是這種樣子，爲什麼不痛痛快快離開了呢？

凌太太 我本來想和他離婚的，我自己也可以去找一點工作，就是我這個孩子，年紀太小沒

有地方可以安排，所以只好……（怨憤）我當初爲什麼要生這兩個孩子！

卓太太 凌先生那個另外一位太太，不是來得不久嗎？

凌太太 也快近三年啦。

卓太太 不能要求凌先生把她打發走麼？

凌太太 她——她也是有兩個孩子，小的一個才五個多月，是我從上海來到此地以後才生的，那兩個孩子也蠻可憐的。

程永華 因此你就一切都忍受了。

凌太太 是的。

方老太太 這就是說每天在家嘔氣。

凌太太 是的，在家裏就得嘔氣，所以我天天大清早就得到這裏來，一坐就坐到夜晚，差不多把吳太太這裏當做自己的家。我在此地也沒有什麼別的朋友，就有吳太太這麼一個同鄉。

卓太太 那麼你爲什麼不要求凌先生把你們分開兩處住。

凌太太 我何曾不這麼想，不過凌先生只是一個中級公務員，每個月收入有限，兩處開支，錢來不及。

方老太太 那可就沒有辦法了。

凌太太 早知道這樣，我不該從上海來的，八一三以後，我五年都沒肯來，誰知道來到之後，他們已經組織起家庭啦。

卓太太 也許正因為你來得太遲，凌先生才做這樣的事，要是你早幾年來的話，也許——凌先生從來沒有寫信告訴過你麼。

凌太太 沒有。

卓太太 他寫信接過你沒有。

凌太太 接是接過的，爲什麼要多吃那麼一趟辛苦呢？

程永華 後來……

凌太太 後來因爲日本人進了租界，匯兌也不通了，在上海實在等不下去——

卓太太 (恍然) 那就是啦。

程永華 今天頂苦的，是你那兩個孩子。你自己一個人總可以想辦法。

卓太太 是呀，一個女人拖着兩個孩子，就是找到工作，也是不方便的。

凌太太 我真羨慕人家——

程永華 羨慕人家？

凌太太 我真羨慕吳夫人，這樣一個家庭多麼美滿，多麼甜蜜！

榮婉芬 (忍不住低低冷笑一聲) 噫，是的。

方老太太 凌太太我告訴你大有大難，小有小難，一家子不知道另一家子的事！

(吳夫人，楊大夫，從小孩寢室走來)

楊大夫 各位再見，我想先走啦。

(她便去披上斗篷)

李太太 (望着吳夫人) 唉，吳太太？

吳夫人 (微窘) 我，我還沒有機會跟楊大夫提那件事。

李太太 (懇求) 可是現在楊大夫要走啦。

吳夫人 (甚窘) 好吧，我真不知道怎麼說才好！

楊大夫 諸位，改天再見。

(說着往外就走)

(李太太此時可真着急了——不顧一切走到楊大夫面前)

李太太 楊大夫，我求您一件事，我家裏孩子太多了，我跟李先生結婚十幾年，生過九個孩子，糟踏掉了四個，現在留下五個，都是病病痛痛的。最後的一個，前年生下地就那麼細小，就這樣，一半病，一半餓的拖了五六個月，還是糟踏掉了，這樣生一個死一個，何苦呢？楊大夫，我求求您，您救救我吧，我實在不能再生育啦。

(楊大夫還不完全懂得她的意思)

吳夫人 李太太求你可不可給她一點藥，或者動一次手術……

楊大夫 (懂了) 哦，(斷然) 那恐怕不大妥吧！

吳夫人 李太太也實在是爲難。物價太高，薪津雖然有點調整，可還是不夠生活。李太太家裏人又多。

楊大夫 不行，不行，這種事在醫生的道德上講，是不允許的，從人道主義來講，毀滅一個生命——上天創造了生命，我們違反自然的道理，把生命毀滅掉——實在是罪惡的。

(李太太一時無言可答)

程永華 講到毀滅生命的話，我不知道那一種更道德一點，更人道一點。還是在嬰孩未生出之前，用藥，用手術把他殺死；還是在嬰兒出生之後，用飢餓，用疾病，讓惡劣的社會環境把她殺死——我真不知道。

李太太 (絕望地) 如果楊大夫一定不答應，我也不好強求，我可是顧不了那麼多啦，沒有醫藥，沒有手術，我不可以用草藥，用土法子，羅嫂總可以幫我的忙。要是羅嫂不肯，我自己也會去找，就是把我自己的性命送掉，我也是拚着去了！

(方老太太，被李太太真誠所感，忽然大發慈悲之心，她緩緩走到楊大夫旁邊)

方老太太 楊大夫你——上這邊來，我跟你說一句話。

(楊大夫只得隨她走到一邊)

(李太太望着衆人——衆人亦無從安慰)

榮婉芬 你別着急，有決心就一定會有辦法，一個女人，要生一個孩子，倒是沒有把握的事，要去一個孩子，應該容易一點吧！

(衆人聽了這話，真是哭笑不得)

(方老太太拉着楊大夫過來)

吳夫人 (再度幫着懇求) 楊大夫！

(楊大夫真是爲難)

方老太太 好了，好了，楊大夫看着李太太這樣有決心，已經答應給你一點藥啦。

楊大夫 我可以給你一點藥。

李太太 (取過一張紙) 您就開一張藥方吧。

楊大夫 (接紙在手，半天望著李太太，臉上有一種奇怪的神情——慢慢地) 這種藥，開方子

是不大方便的，改一天請李太太到我舍下去，我親自給你配點藥水。

李太太 (大喜過望) 謝謝你，楊大夫，謝謝你，謝謝你，謝謝你。

楊大夫 不用謝的。

李太太 好不好立刻就去？

楊大夫 李太太明天請早上到我家里來吧。

李太太 就是，那麼我先走啦，家里孩子多，諸位，改天見。

吳夫人 改天見，不送啦。

（李太太一個人匆匆先走）

程永華 我們也要走啦。

（諸人立起身）

（羅嫂手持一函，自外奔入）

羅嫂 太太，教授派人送來一封信，還等着拿酒回去。

（衆人又都留停，候聽下文）

吳夫人（接信）怎麼還等着拿酒……

（闕畢爽然）哦！

榮婉芬（開心地）怎麼啦？

吳夫人（朗讀）「紀英，預定今日可告段落之試驗，恐再須一兩日才能完成」——

榮婉芬 再須一兩日——

吳夫人「我今晚仍不能回家」。

方老太太 什麼，今天晚上教授又不回來？

吳夫人「臘肝臘肉及葡萄酒等，如已辦齊，即交來人携回」。（看兩行小字）勿忘帶酒杯，碟

子此地有——

方老太太 啊，搬去吃？

吳夫人「附致原助教函，請轉交」底下是教授的名字。

（衆人都呆住）

凌太太 那寫給原助教的信上，說些什麼呢？

吳夫人 教授寫給別人的信，我不便看。

凌太太 可是，給她的那張信，不是和那給你的一張，一同在一起麼？都在一個信封裏！

榮婉芬 照外國的習慣，這種信是不偷看的，那才是規矩。

方老太太 我們此刻不在外國，拿信來我看。

（卓太太，從吳夫人手中取過信，遞給方老太太）

凌太太 請你唸給大家聽聽吧。

方老太太 (扶正眼鏡)「敏文弟，所須文稿，已在實驗室，書桌抽屜中找到」。

榮婉芬 什麼，文稿找到了？

凌太太 在實驗室書桌的抽屜裏。

榮婉芬 我說的，這一陣教授的腦筋，不大清楚！

(吳夫人祇徽微一笑)

方老太太 「路滑，上下坡不便，正向學校庶務組借用藤轎，可稍待」——教授還拿轎子來接她去呀！

榮婉芬 路是我剛才走過的，並不滑，還是兩天以前下的雨。

(吳夫人從方老太太信中取回那信)

羅嫂 送信的人還在等着呢。

吳夫人 (對羅嫂)臘味上蒸，好了沒有？

羅嫂 還不大透。

吳夫人 透了之後，你把它盛在一個碟子裏，上面蓋一個碗，拿到這裏來，再把那只小竹籃也拿來。

羅嫂 就是。

吳夫人 把這封信拿到書房里交給原助教。

羅嫂 (似乎勉強)是。

(她接信去)

卓太太 (頗有不平之意)教授到底是什麼試驗呀？怎麼忙得連家都不常回來啦！

吳夫人 想把青草變成人類可以吃的食品。

卓太太 做得到麼？

吳夫人 外國有許多學者也正在做這個研究。因為食物的最大作用，是延續生命。在今天，

雞蛋、牛奶、肉類、產量不足，一般人營養不夠的時候，如果我們能夠利用青草——青

草里有的是維他命，從前都是讓牛羊吃青草，我們再吃牛羊肉，和牛羊奶，我們是間接

的吃青草——如果以後人類能夠不依賴牛羊。人人直接能吃青草，以後世界再不會有生

活困難的窮人，和營養不足的兒童啦。這是科學對人類可能的貢獻，多麼偉大的貢獻呀！

（原敏文和羅嫂從書房走出——羅嫂自往廚房去）

原敏文（得意忘形地）諸位是在談維他命麼？

吳夫人（始終禮貌地）請坐。

方老太太（略有鄙夷之色）我向來不相信維他命這個，維他命那個的，我只記得吳教授做過

一個維他命湯——等我想想——用豆腐、用洋芋、用蕃茄、用菠菜、韭菜、外加藕粉、

加鹽、加麻油、加兩片廣柑。

榮婉芬 聽上去倒像是很營養的。

方老太太 哼，你吃過沒有，榮先生？那個維他命湯的味道，才叫難吃。

（大家忍不住要笑）

方老太太 所以我就不贊成這些新花樣，我相信規規矩矩的一粥二飯，燒個豆腐，炒個青菜，一個禮拜燉兩回肉，切得方方正正的滿口的塊子，再養人也沒有。你瞧吳太太的幾

個孩子，長得多壯實。

程永華 這樣的吃法，在今天就不容易！（善意地就事論事）吳教授在他的薪水，生活津貼，學術研究費，眷屬米之外，還有科學試驗獎助金，一年有二十來萬塊錢，所以還能辦得到。普通的大學教授，那裏還有錢每星期吃兩次「滿口肉呢」？

方老太太 那倒也是的。

凌太太 現在不是有許多代用品嗎？譬如豆漿代替牛奶？

程永華 有用處的，可是豆漿代替牛奶。好像不是給小孩子們吃的！是做成了豆漿冰淇淋，賣三百六十塊錢一分，給闊氣人家的公子小姐們消暑的！

（衆人默然）

原敏文（像是賣弄，但本心是在傳播知識）當然，代用品不會比正常食品來得好——諸位不研究這個問題，所以不明白這層道理——維持人類生命的食品，除了澱粉脂肪蛋白質和維他命以外，還需包含十幾種礦質。那些代用品里，最靠不住的是礦質。

楊大夫（無所謂一點頭）啊，是的，需要礦質。

原敏文 有些礦質，在生理上的作用，和體內應有的最低數量，現在還不能完全確定，可是譬如「鐵」，是構成紅血輪的。譬如「磷」和「鈣」，是使得骨骼和牙齒健全的。譬如「碘」，是使得人不長「粗頸子病」的。譬如「鎂」，是使得人神經不過份緊張的。其他譬如「銅」，譬如「鋅」，譬如「鈉」，譬如「硫」，還有幾種，雖然作用不完全明白，可都是必要的。

方老太太（譏諷地）什麼？人身上還有銅鐵麼？

原敏文（一心專注不暇顧及旁人的反應）人類吃的東西，不僅是成份要緊，種類也要緊。所以食品的配合須要試驗，研究。譬如脂肪，有幾種脂肪酸，就比別種更爲必要。又譬如蛋白質，可能有幾百萬種，可是真正於生活有益的，不過幾種。

榮婉芬（憤憤）啊！

原敏文 各種食物都包含維他命，雖然種類和分量不同。（自有她的熱誠）不過偶然也有例外。譬如維他命C跟D。差不多一切肉類都不包含維他命C。一切植物，都包含維他命D。幸而人的皮膚在強烈的太陽光下，會得製造維他命D。因此吃素不吃葷的人，如果是住在熱帶地方，倒不怕維他命D的缺乏。另一方面，吃肉不吃蔬菜的人，應當多吃橘子

、檸檬、廣柑、柚子、之類的果品。可是狗跟人類不同，狗不知道什麼原故，會在自己身上製造維他命C。

方老太太 狗倒真是了不得！

原敏文 配合食品，還要注意到氣候，年齡，健康，甚至至於那些吃東西人的職業。譬如「糖」，在勞力的人是需要的。可是糖使得「愛士基摩人」消化不良，也使得熱帶非洲的土人，對於虫蚊的叮咬，感覺格外靈敏。

方老太太 還有，糖吃多了，小孩子壞牙齒！

原敏文（不理會）還有，人體裏的維他命和鐵質是相輔相成的。譬如「鈣」和「磷」沒有維他命D，就不發生作用。

程永華（不無譏評之意）營養就在吃得好不好，我最近讀到一本衛生雜誌，幾篇稿子，發表的都是專家的意見，說到懷胎的母親應該吃什麼！喂奶的母親應該吃什麼！八個月的孩子應該吃什麼！週歲的孩子應該吃什麼！牛奶羊奶呀！奶粉麥片呀！橘子水豆腐漿呀！什麼食物包含維他命A，什麼食物包含維他命B，C，D，E呀！天花亂墜的一大篇。

這些東西，也許在平常的時候，不算是什麼名貴品，珍奇品。可是在此刻抗戰艱苦的時期，中產以下的人家，怎麼會有錢吃的起呢？給普通一般人開出這樣一張食品單。簡直是欺騙，簡直是譏諷。

（原敏文默然）

（榮婉芬吐了一口氣）

（羅嫂提一小竹籃走入）

羅嫂（對原）轎子來啦。

原敏文（借此脫身）好，我就來啦。（她立起身，拿着她發齊的十來本雜誌，和公事皮包，準備走出；忽又立定，轉身向着吳夫人傲慢地）吳太太，你曉得維他命B，一共有幾種？

吳夫人（和平地）好像是四種。

原敏文（這才是存心賣弄）不止不止，差得很多。維他命B，已經發現的有十一種。缺乏第一種使得人骨弱和腳氣腫。缺乏第二種，使得人皮膚癢圻和生出「麥麩瘡」。缺乏第三種

，使得人頭昏頭痛，悲觀，甚至於發瘋。缺乏第四種，第五種頭髮就會早白，第六種對於人類的影響現在還不曉得。第七種和癌的生長有關係，第八種和肝的健全有關係，第九種缺乏使得獸類脫毛，第十種缺乏使得小鷄脫毛，這兩種對於人類的影響也還不曉得，缺乏第十一種，會發生貧血症。

方老太太 真是，原小姐的記性真好，熱得像北平，小飯館跑堂的報菜一樣。

原敏文（不理會）吳夫人和諸位，再見。

（昂然逕出）

（衆人默然）

（羅嫂將那一碟蒸好的臘味，一包核桃糖，一瓶葡萄酒，一只玻璃杯，排列在方桌上，

等候吳夫人看過，再盛入小竹籃中）

榮婉芬 這簡直叫人忍受不了。

（衆人都看着吳夫人）

（吳夫人感覺到她要克制自己情感的困難）

凌太太（也看不過）原助教不應該這個樣子的，吳夫人還是她的師母呀？

（吳夫人全身震顫着，但是她仍去檢視桌上排列着的爲吳教授準備的食品）

吳夫人 羅——羅嫂，把那邊一——一塊乾毛巾，拿來給我。

（羅嫂便將書架邊上搭着的一塊毛巾，取給吳夫人）

（吳夫人慢慢地用毛巾將那只玻璃杯包起）

方老太太 我說這件事不難辦。

榮婉芬 不難辦？

方老太太 吳教授既然這樣離不開原小姐，就讓，就讓……：

榮婉芬 就讓她嫁給吳教授做太太麼？

方老太太 做一個另外的太太。

凌太太（聽着刺耳）啊！

程永華 沒有這個道理的。

卓太太 我想吳太太自己會有主意。

(吳夫人已經恢復了她的理智，也已定了主意)

吳夫人 我麼？

(小孩們鬧聲又起)

吳夫人 我是始終相信吳教授的。在他今天工作緊張的時候，爲什麼要引起他的不愉快！

(她已將一籃食物裝好，遞給羅嫂)

羅嫂 交給那個送信的人帶回去？

吳夫人 是的。

(孩子們在隔室大哭)

方老太太 阿呀，這幾個孩子真把人煩死了！

吳夫人 (忽又想到一事) 哦，羅嫂，把籃子拿回來，那邊還有一隻玻璃杯，也把它放在籃子

裏。

(衆人漸漸明白她的意思，不禁大愕)

(孩子們哭不停)

吳夫人 對不起，我去看看他們。

(羅嫂十分不願意地又取一只玻璃杯放在籃里)

榮婉芬 (猛然跳起，拿着球拍子，做出揮打網球的姿勢) 這本來不是我的事，(用力打一下

空氣)與——我——何——干——

凌太太 現在是什麼世界！不知道的人，還都以為像吳夫人的這個家庭是最美滿的呢？

方老太太 不必奇怪，不要緊的；做了女人，嫁丈夫，這種麻煩是免不了有的。

榮婉芬 一個女人，嫁了丈夫，生了孩子，就會完全變掉的——不瞞你們說，我是有點外國

脾氣的。依我的性子，恨不得立刻把那位原大助教，拖過來按在那張逍遙椅上，拿我那

個打網球的拍子，結結實實地給她二十下。我來花費二十分鐘暫時做她的母親，好好地

管教那個女孩子一次。

(羅嫂提了竹籃，本已走到門口，聽得此話，又縮回至榮的面前)

羅嫂 榮先生，你要不要幫手？

榮婉芬 (微愕)什麼幫手？

羅嫂 榮先生，你要打原小姐的屁股的話，我來按着她的兩條腿。

(幕落)

第二幕

四五個月之後，初春，黃昏時，窗外下着連綿多日的時落時縷的霏霏細雨，屋內更現得黯淡。

室內無多大變動，還是舊有的傢俱，舊時的佈置。不過方桌上的書報，已經移去，書架頂上的積塵似乎又厚了半分。桌上、几上、椅上、地上，亂擺着些木的、布的、新的、舊的、整的、破的、兒童玩具。大概吳教授在家的時候更少，吳家的孩子們在客堂裏玩耍的時間更多了。

★

★

★

★

(羅嫂正在收拾屋子，把玩具一件件的檢起，放在一處)

(吳家的孩子們在隔壁寢室內，一聲一聲的喊「媽媽」——後來又改喊「羅嫂」)

(羅嫂聽見了，起先打算不理，繼續清理屋子)

「表面孩子們吵得更加厲害——一個喊「我要」——一個喊「偏不給你」——一個又喊「那是我的」——一個又喊「不是你的」——搶物的聲音——奔跑的聲音——打架的聲音——

跌倒的聲音——一個哭——二個哭——三個一起哭」

（方老太太進去，吆喝孩子們的聲音）

（孩子大發脾氣的聲音）

（方老太太也沒有了辦法。喊「羅嫂，羅嫂」）

（羅嫂只得放下手裏工作，走向兒童寢室）

（隔壁方老太太責備羅嫂，和羅嫂答辯的聲音）

（慢慢地孩子們的吵鬧聲漸低，漸小——以至完全停止）

（玉鳳忽然出現——衣服甚漂亮，手中還提着那個小衣包——悄悄的走入——眉間嘴角，隱透悲意——但氣度軒昂，絲毫沒有屈服，懊喪的樣子——她在室中立定，緩緩的移目四視——突然看到羅嫂檢齊的一堆玩具，不禁深有感觸——將衣包放在逍遙椅上，過去拾取一件玩具在手——凝思片刻，忽然緊懷抱中，默默尋思着）

(書房門有開動聲音——書房內榮婉芬同方老太太在談話)

(玉鳳恍然驚醒，慌忙避出去——她的小衣包忘却在那逍遙椅上)

(榮婉芬一手托着一把圖畫釘，另一手捏着幾封拆開看過的信——方老太太手裏也是許

多信，其中還有幾個信封是粉紅色的)

榮婉芬 我真不懂，原敏文和吳教授，不是時刻見面嗎？爲什麼還要寫這麼許多信？

方老太太 也許有許多話，當面講不如信裏寫得那樣仔細，那樣懇切。

榮婉芬 懇切！那倒好。

方老太太 爲什麼？

榮婉芬 我們今天的「情書展覽會」，保準可以大大成功啦。有這麼許多好東西，好材料。

(她從手裏選出兩封信，用圖畫釘懸掛在牆壁上和屏門上)

方老太太 (始終不以爲然)你說的這個「情書展覽會」，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

榮婉芬 還不是爲了要原助教屈服，要原助教讓步，不再做吳夫人的情敵。

方老太太 (搖頭)單靠開一次會，她就肯讓步了麼！

榮婉芬 我們把事實公開起來，把這麼許多證據，文件，她親自寫給教授的情書，放在她的面前，她總不能不承認，是她在主動，是她在追求吳教授吧！

方老太太 她承認了又怎麼樣呢？

榮婉芬 她就也得承認她犯了錯誤，這件事在她是不應該做的，她得趕快糾正她自己。

方老太太 假如原助教不肯認錯，硬說她不知道有什麼要糾正，那怎麼辦呢？

榮婉芬 所以我們今天在「情書展覽會」之外，還開一個「三角戀愛座談會」，我們人多，我們「母親會」的會員全體參加，我們要運用輿論，運用大多數的公意，去制裁這位自私自利的原助教。

方老太太 她不受制裁，不理你們的那一套怎麼辦呢？

榮婉芬 我們要耐煩，我們要平心靜氣的說服她。

方老太太 她就是說不服，怎麼辦呢？

榮婉芬 我們大家都參加說話，我也說，您方老太太也說，楊大夫也可以說。

方老太太 說服了她，她認錯啦，又怎麼辦啦？

榮婉芬 我們要求她，拿她的人格担保，從此以後，不再和吳教授戀愛。

方老太太 是不是要她離開此地，不再在這個大學裏做助教呢？

榮婉芬 這，這一點我和吳夫人還沒有考慮過。

方老太太 假如原助教在担保之後，仍舊去和吳教授講戀愛，又怎麼辦呢？

榮婉芬 那，那，我們以後還可以開會，開第二次座談會，第三次座談會。

方老太太 (搖頭) 這大概是外國的辦法。

榮婉芬 我在美國讀書的時候，不論在大學，在 High School，有人犯了錯誤，時常用這種座談會的方法來糾正他，效果好得很。

方老太太 不過在中國未必能行，(得意地)對付原助教這樣的人，我說還是用我們中國原有的法子強得多。

榮婉芬 (不悅) 方老太太，您真給我們鼓勵！我曉得。您不會贊成我們這個坦白公開的解決辦法的。

方老太太 我贊成，我贊成，你們什麼情書會，三角會的，我都贊成，用你們的法子，能把

事情辦妥，不更好麼！所以剛才你和吳夫人商量着要開會，我就沒有插嘴——要是你們辦不妥的話——

榮婉芬 你說，中國的老法子怎麼樣？

方老太太 那就有兩種做法。

榮婉芬 兩種？

方老太太 一種是到法院裏去告她，丟她的臉。

榮婉芬 還有呢？

方老太太 還有，讓吳教授把原助教娶回來，做另外一位太太。無論怎麼說，總免不了是姨

太太。像原助教那樣誇口逞強的人，丟臉丟得更大大！對麼？

榮婉芬 (也甚不以爲然) 我不曉得——我——我——

(程永華匆匆奔上)

方老太太 啊，程小姐來啦，程小姐比別人到得都早。

程永華 我呀，我告訴你們一件奇怪事，我剛才進門的時候，好像看見一個人。

榮婉芬 看見一個人。

程永華 是的，在大門口。

方老太太 是誰呢？

程永華 像是玉鳳。

方老太太 玉鳳麼？決不會的。

程永華 像她得很，不過衣服穿得漂亮啦。

方老太太 她是跟着一個男人跑的，怎麼還肯回來。

程永華 所以我說奇怪——不管他啦，我今天恐怕不能參加這個座談會，我先來向諸位說一聲，我就要走的。

榮婉芬 你不能走。

程永華 吳夫人呢？

方老太太 和楊大夫一起去找江律師去了。

程永華 去找江律師？

方老太太 那位鼎鼎大名的江律師——吳夫人還不大願意去呢，是我出的主意。

程永華 哦，那麼這個會——

榮婉芬 當然還是要開的，我們都是女人，我們又是有友誼的一羣，有一個人被人家損害，

大家應當團結在一起，共同對付的。凌太太沒有把今日開會的宗旨告訴你麼？

程永華 對我說了，說得很清楚。

榮婉芬 那麼，你怎麼還可以不參加？

程永華 我此刻來，就是表示我是和諸位站在一起的，不過我今天，心裏自己有事。

榮婉芬 什麼事，什麼困難，我們大家幫着你解決。

程永華 不，那是不可能的。

(她低頭不語)

(凌太太卓太太從外一同走入)

凌太太 母親會的幾位會員，我一處處都通知到了，卓太太和我一起來啦，就是李太太——

方老太太 (開心) 李太太怎麼樣？

凌太太 她現在身體更大啦，走路更不方便，可是她說，過一回她一定到會。
方老太太 哦。

凌太太 (得意地) 今天我們真團結啦，爲了吳夫人的事，沒有一個人缺席的。

榮婉芬 可是程永華要先走。

凌太太 爲什麼？

榮婉芬 她不肯說。

凌太太 程小姐，你爲什麼今天反倒不和我們在一起啦。

(程仍是低頭不語)

卓太太 我倒曉得一點，她今天心裏實在有一件爲難的事。

凌太太 (嚴重的) 啊，有事。

程永華 在我心裏有事的時候，理智就控制不住我的情感，我怕在開會的時候，性子燥急，

和人家打起來。

方老太太 (不免好奇) 到底是件什麼事呢？

(程不答)

卓太太 我替她說了吧——她今天收到她先生的一封快信，說在外面過一個人的生活太簡單啦，準備辭職回來，再過幾天家庭的生活。

方老太太 夫妻團聚，不是好事情麼，爲什麼程小姐要發愁，難道……難道……

凌太太 難道夫妻之間感情不好——

卓太太 不對不對，正因爲他們夫妻之間感情太好了的原故。

方老太太 太好了的原故。

卓太太 還是讓永華自己說吧——她和葉先生是故意分開的。

方老太太 故意分開的。

程永華 是故意分開，可是這並不是說我們兩個人是願意分開的。

方老太太 你們越說我越不懂啦。

程永華 我和葉先生（突然情感衝動起來）是在三十年春天參加集團結婚的，我本來有職業，當時我們懷着一種理想，以爲結婚以後的家庭生活，應該可以是非常美滿的，所以

我毅然把職業辭掉，用全副的時間精神，來創造這個幸福家庭。可是第一步租房子就不容易，費盡氣力把房子租到，物價又一天天的高漲——那時候還沒發眷屬米和配給實物呢——葉先生一個人的收入要維持我們夫婦兩個人的生活，已經很勉強。等到過了一年多，我們再添了一個孩子，每月需要更多的支出，那時候可真困難啦。你想產婦不夠營養，吃奶的孩子怎麼會得夠呢！

凌太太 是呀，苦了孩子啦。

程永華 不久孩子就病倒了。也經過醫生診治，也馬馬虎虎吃過幾天藥，可是醫生開出的真正有效的藥，因為我們沒有錢，沒法買，不到三個月孩子就死了。

方老太太 啊呀。

程永華（憤激）孩子死了，傷心嗎，做母親的，自己的孩子死了，那有不傷心的！高興嗎？

我和葉先生才真高興！孩子死掉，不但是我們兩個人的幸福，在孩子也算是幸福，免得
不死不活的拖着受罪。

方老太太 咳，慘，慘得很！

程永華 我和葉先生，這才拿定主意，在這抗戰時期，萬萬不再生孩子。我們把家庭拆散，葉先生索性到別處去工作，夫妻兩人索性痛痛快快的暫時分開。我們分開，不是因為夫婦間感情不好，正是因為夫婦間感情太好！（幾乎泣下）幸而我們又都從新找到了工作，葉先生在貴陽一家報館裏當記者，我在此地民衆教育館做圖書管理員。各人賺錢，只管自己生活，倒比有孩子的時候，過得寬裕一點啦。

方老太太 哦，你們是因爲感情好分開的。

程永華 這樣，堅持了大半年，當然是痛苦的。可是，在我們兩個人所處的環境之下，這是沒有辦法之中的一個比較合理的辦法，現在，葉先生寫信要回來——

凌太太 我多一句話，你還是讓他回來的好——請看我的榜樣！

程永華 回來啦，再是經濟不夠，營養不夠，重複從前的痛苦，也許再生出一個孩子，再死掉一個孩子，那是爲什麼呢，爲什麼呢？

（衆人不作聲）

卓太太 我看，你還是在這裏參加開會吧！一個受苦的女人，幫着別的受苦的女人，減少一

點困難和痛苦，也許心裏可以安慰一點——我就是這樣的。

（程永華遲疑未決）

榮婉芬 永華是熱心公益的人，永華不能走。

程永華 我怕在我心裏有牢騷的時候——

（吳夫人和楊大夫同來）

方老太太 （急不及待）大律師怎麼說？

吳夫人 江律師說，這件事不能法律解決！

方老太太 什麼？這件事不能法律解決？江大律師真是這樣說的麼？

楊大夫 原敏文的行為固然可議，可是這還是在道德範圍之內，沒有構成刑事。

方老太太 那就是說，吳太太不能到法院去告她？

楊大夫 律師說，此刻不能告——你告她什麼呢？

方老太太 她有有妻之夫寫情書。

楊大夫 單是寫幾封信，事情不算是太嚴重。爲了這點小事打官司，法院至多還是替你們調

解，也許根本就不受理的。

方老太太 她把快樂的一個人家，攪得天翻地覆，一個家快要被她拆散啦。

楊大夫 本來這類行爲，律師說，可以用「妨害家庭」的罪名控告的，可是現在事實的根據不夠，吳太太除掉精神上的打擊，情感上的不愉快而外，並沒有受到什麼妨害。

方老太太 那麼法院簡直沒有辦法。只好讓原小姐毫無顧忌的氾管戀愛下去！法院難道不能

警告原小姐，禁止她同吳教授寫戀愛信麼？

楊大夫 那個我倒沒有問——不過，法院禁止寫戀愛信，倒可成爲社會上一個笑談的。

方老太太 做律師的人勸人不打官司，倒是少見。

楊大夫 江大律師是一個正派有道德的律師。從前替我們楊先生辦過不少事，最能顧全當事

人的利益的。這一次他非常熱心，完全是友誼的談話，他希望吳太太和吳教授不走極

端——不至於將來真的要請他登報，甚而至於出庭，這一次他絕不肯收費。

(衆人相顧無言)

(羅嫂從外入)

羅嫂 太太回來啦——小少爺不肯睡午覺，嚷嚷了半天，此刻才睡着。

〔吳夫人點頭〕

羅嫂 點心買回來了，祇買了點花生同餅干！餅干還是回軟的——下雨天！
榮婉芬 那就可以啦，本來今天的茶會，目的不在維他命。

〔吳夫人微一點頭〕

〔羅嫂把檢齊的一堆玩具，搬過一邊，自走出〕

吳夫人 〔道謝凌太太和衆人〕今天是爲了我的事，勞駕啦。

凌太太 「同是天涯淪落人」，互助合作，同甘苦，共患難，不是應該的嗎？

楊大夫 這是一點小誤會，沒有多大問題的。我們都願意在這裏幫忙調解的。

方老太太 〔對吳夫人〕今天真的打算按照計劃都做出來？

吳夫人 有婉芬幫我的忙，我想我可以有這個勇氣的。

方老太太 原小姐和教授寫信，不是好久的事情了嗎？她並不是這幾天才寫信的。

吳夫人 是呀！恐怕差不多有五六個月啦。

方老太太 從前你看到這種信，並不覺得怎麼樣。

吳夫人 從前我覺得只是一種天真的表現。吳教授是個學者，有值得給人家崇拜的地方，寫兩封表示愛慕的信，是可以不必看得太嚴重的。

方老太太 爲什麼你現在又計較起來呢？

吳夫人 現在他們未免太過份啦。我也是受過大學教育的人，未必真像他們所想像的那樣沒有能力，沒有知識——沒有決心。

方老太太 可是這樣開一個座談會，就算今天原小姐吃一點眼前虧，未必就於你有好處！

吳夫人 這是奮鬥的開始。

方老太太 奮鬥的開始？

吳夫人 我從今天起，非爭不可，以後不能再退讓啦。還不是爲了我的那幾個孩子。

方老太太 爭，也是爲了你的那幾個孩子？

吳夫人 今天最簡單最爽快的一條路，是我和教授離婚，帶了我的孩子離開此地。我不相信我會沒有辦法自己謀生。至少我也可以到大學裏當一個助教，再不然去做一個中學教員

，再不然去做一個小學教員。餓死總還不至於的。不過那幾個孩子——
方老太太 是的，他們的將來。

吳夫人 我不須要什麼贍養費，也不須要小孩的教育費，我可以不必在錢上頭打算，我隨時可以離開的。可是那父母離了婚的小孩子，那祇有母親而不能得到他們的活着的父親的珍愛的小孩子，是人世間多麼淒慘的一件事。爲了這箇，我不許遺更放棄也門內父親。

楊大夫 這話當然是對的。

吳夫人 況且我和吳教授經過多年的認識，多年的同學，多年的友誼，才結婚的。結婚以後又有多少年啦。我最能理解教授。我還相信我最能幫助教授。也是只有我，才能真愛教授，我和教授相愛的程度，決不是原小姐趕得上的。

方老太太 既然如此，也罷，不過你們的辦法，未免太凶惡。大家都是女人，何必這樣不留餘地。

吳夫人 是原小姐先不給我留餘地。那一次我們在這裏閒話食品營養的時候，她是怎麼樣出我的醜的！「吳太太，你曉得維他命B有多少種！」今天該輪到我啦，該是我報復的機

會啦。這正是她自作自受。

榮婉芬（興奮）好呀！Bravo，如果我是教授的話，我一定特別的愛你。就是爲了你雖然是一個做母親的人，還有這麼一點丈夫氣，（衆人當然都是同情吳夫人的——但實在想不出更好的辦法）

凌太太（過了一刻）李太太一會兒就來。我已經一五一十，把情形都告訴他啦，她很願意來參加，可是她那個有病的小孩，正在哭，她不能和我們一齊來。

楊大夫（關心地）李太太自己的健康，近來怎麼樣？她有個把月不到我那裏去啦。

凌太太 她心裏非常着急，大夫每次給她的藥，她都吃完的，可是好像並不見效。

楊大夫 不見效！

凌太太 李太太懷着的身孕，還是一天天的大起來！

楊大夫（舒了口氣）啊——

卓太太 天下的事，真是難如人意。有些人想念孩子的，日思夜想，還是沒有孩子。有些人不願意生孩子的，偏偏的會有。吃了好幾個月藥，還是打不掉。

楊大夫（欲言又止——十分爲難）我……唔……有一件事……唔……今天可不能不對諸位說

明啦。而且，慫……還要向諸位請罪！

卓太太 什麼事還要請罪？

楊大夫 我騙了李太太一次。

卓太太 騙了她？

楊大夫 我對李太太說了一個大謊。

榮婉芬 說——謊！

楊大夫 四個多月之前，有一天李太太不是向我討點藥，打掉她肚子裏的孩子嗎？

凌太太 是呀，起先你還不肯。

楊大夫 後來我看到李太太很是痛苦，而且真是有決心的。我才勉強配點藥。

凌太太 是的，是的，在你答應她之後，李太太是多麼高興，馬上跟着到你家裏去拿藥的。

楊大夫 可是我給她的並不是墜胎藥。

衆人（都驚訝）不是嗎？

不是墜胎藥嗎？

大夫給她的是什麼藥呢？

楊大夫（沉重地）我給李太太吃的是——安胎藥。

卓太太 什麼，安胎藥？

方老太太 這是我出的主意，起先楊大夫一定不肯答應，我恐怕假如楊大夫不給她藥，李太太真去用草藥，用土法子，那樣對於身體，吃虧太大啦，也許性命都保不住。

卓太太 我說的呢！怪不得李太太的肚子，一天天的大起來！

楊大夫 諸位想，我是一個經過國家檢定的醫生，怎麼可以違反了國家的法令，對於那沒有病理原因存在，對於那並不患有危險病症的妊婦，施行那並非解除母體危險的「人工流產」呢？爲了母親不願意生育，就隨便的墜胎，那是罪惡的。

方老太太（點頭贊同）楊大夫這個話對極了，真是好醫生。

程永華（忍不住）不過，我覺得問題似乎不那麼簡單。

楊大夫 不那麼簡單嗎？

程永華 李太太家境向來不寬，人口不多，現在每個月收入不夠維持。一家祇有她一個人操作，她個人的健康又不好，從前生過許多孩子，可是就因為無力養育，死亡的很多。在這種情形之下，一個做母親的，是不是可以要求減輕點負擔呢？

楊大夫 當然可以，可是不應該來找我們醫生，不應該用墜胎的方法。

程永華 那麼請問用什麼別的方法？請問。

方老太太 總而言之，孩子是家門之福，不管什麼原因，墜胎總是要不得的。

程永華 在那些每個月花得起一萬六千塊錢請一位奶媽，或者三萬五千塊錢買五磅外國奶粉的，可能是家門之福，在李太太……

卓太太 是的，在李太太——唉！

程永華 沒有具體的辦法，單對人家講道理，能有什麼益處？

卓太太 那才真是「空言無補」。

榮婉芬 當時李太太懇求楊大夫，楊大夫答應給他藥的時候，李太太相信楊大夫給她的是墜胎藥。到今天李太太還是沒有懷疑，還是相信楊大夫的。

卓太太 是呀！

榮婉芬 現在李太太，應該不應該知道事實的真象呢？在她曉得了事實真象之後，她還是哭呢？還是笑呢？被楊大夫開了這麼個大玩笑。

楊大夫 這是我最最抱歉的地方。這個與其說是我開別人的玩笑，不如說是開了我自己的玩笑。我喪失了人格，說了謊，欺騙了一個病人！可是如果我不這樣作，如果我真的替她墜了胎，我會感到更加不安的，我良心上所受到的責備更大。

吳夫人 楊大夫也是爲她好，決沒有一點惡意，這是我們大家明白的。

楊大夫 做醫生的，有時候不免要說謊，那才真是不得已的事。譬如說，一個患肺病的人，我們也許騙他說不是肺病，無非是要使他的心裏快樂一點，於他的健康有益。

（羅嫂擦着眼淚，往外面走來——走到門口，轉身招呼：「快來吧」）

（玉鳳跟着進來——身上仍穿着那華麗的旗袍）

（衆人見玉鳳，都吃一驚）

玉鳳 （一一鞠躬）太太，方老太太，榮先生，各位太太。

方老太太 玉鳳，你怎麼又回來啦，你這一向是那裏去啦？

（玉鳳望了望方老太太，低頭不答——但是毫不窘促，像是有了主意的樣子）

方老太太 你是到那裏去了的？

（玉鳳還是不答）

方老太太 對我們說說不要緊呀，玉鳳——（注視她身上的衣服）你這一向和什麼人在一起？

（衆人都注視玉鳳身上的華裝）

方老太太 玉鳳，你怎麼老是不說話呀。你爲什麼又回到這裏來了。

（玉鳳又望了望方老太太）

吳夫人 好啦，改一天再問她吧。

羅嫂 我和玉鳳求求太太和方老太太，還讓玉鳳留下吧，我這乾女兒，現在沒有地方可去

啦。

吳夫人 （慢慢地點了頭）好吧。

玉鳳 （又鞠躬）謝謝太太，方老太太，榮先生和各位太太。

榮婉芬 好啦，玉鳳，下回不要走啦。

玉鳳 太太，我還是換上那件舊衣服吧。

吳夫人 好的，你快去換衣服吧。

玉鳳 (指方老太太背後逍遙椅上的衣包)在我的那個衣包裹。

(方老太太從背後提過衣包——且不遞給玉鳳——好奇的把衣包解開)

(衣包裹滾出那個舊洋娃娃，就是缺了兩只手臂，由玉鳳用花布補做了的)

方老太太 (拾洋娃娃在手——望着玉鳳嘆息)唉！你簡直還是個小孩子。

(玉鳳不做聲，上前捧了衣包和洋娃娃，逕自走出)

(羅嫂看着洋娃娃，只顧搖頭，跟着走出)

方老太太 玉鳳這孩子在外面，不知吃了些什麼苦頭！

卓太太 只要看她這樣的退回來，再看着她身上穿的那件衣服，別的也就不必講啦。

榮婉芬 世界上真有許多混賬的男人，爲什麼法律就拿他們沒有辦法。

方老太太 大概因爲這是抗戰時期，和平常自然要不同一點。

凌太太（恨恨）打仗，打仗，打仗，多少懷事，多少不應該做的事，都記在抗戰的這一筆賬上，就如凌先生對我的那種行爲，欺騙，侮辱，壓迫，唉，都不用提啦。

卓太太 我們這裏的一羣人，大多數好像都是因爲抗戰受到災難。譬如凌太太，因爲這是抗戰時期，對於凌先生的重婚，得不到法律上的救濟。譬如李太太，因爲抗戰時期生活困難，不敢再生育，一心要把她所懷的孕打掉！譬如程永華，也是因爲抗戰時期，養育兒童不容易，夫妻兩個人索性分離，各居一方。譬如玉鳳，受了男人的欺騙玩弄，毫無辦法對付，只好忍氣吞聲的自認吃虧！甚至至於像吳太太，如果不是在抗戰時期，一定可以把自己的幾個孩子，送到設備很好的小學裏和幼稚園裏，早晚汽車接送，用不着像最近五六年來，事事要自己當心，引起她和吳教授的誤會，和隔離。我心裏實在非常憤恨。

程永華 你憤恨什麼？

卓太太 我并不是恨抗戰——那是絕不會的——我是恨我們這些女人，太不爭氣！

方老太太（奇怪）太不爭氣？

卓太太 我們在抗戰中，都是一羣被動的人物，消極的被抗戰環境支配着，消極的像玉鳳一樣受抗戰環境的災害。我們一點點沒有爭取主動，我們一點點沒有積極表現。雖然我們都是知識份子，從國外大學畢業到玉鳳的初中畢業——連羅嫂都認識幾個字——可是我們在抗戰建國中，一點沒有發生好的作用。其實是一羣可有可無的人，這一次的抗戰，就是沒有我們這一羣女人，也絲毫不會遺憾的。我們對抗戰沒有貢獻。抗戰也好像不是爲了我們，像玉鳳一樣，一羣被動的受害者，可憐不足惜，我恨的就是這一點。

（衆人不語——過了一會）

程永華 真是！只有方老太太和我們不同。（誠懇地）方老太太至少有一點是對得起國家民族的，她的第三位孫少爺在空軍服務。

方老太太 不過，玉鳳總是可憐的。

榮婉芬 我真不懂，女人們爲什麼這樣不爭氣，這樣喜歡講戀愛，給男人們「我愛你」呀，「你是我的唯一的愛」呀，幾封信一寫，頭腦就發昏。就糊糊塗塗受了人家的欺騙啦，我真不懂爲什麼！

(衆人被她問住，無言可答)

(程永華忽然神經地失聲發笑)

(衆人都不免神經地笑起來)

榮婉芬 我就不信那一套。「講戀愛」時候說的話，真的也是假的，誠懇的也是不誠懇的！有

人說，戀愛的男女們都患着一種寫信的神經病，叫做什麼「情書狂」，一天不寫情書，自己的感情就不能滿足，好像少吃了一頓飯似的——我最討厭做這種人發神經病的對象！

方老太太 (臉上突有一種奇怪的神情) 可是，榮先生，我要請問你一件事。

榮婉芬 我嗎？老太太儘管問。

方老太太 我今年六十六歲，快上六十七啦，我問你這句話，也許你不會見怪！

榮婉芬 不見怪，什麼話？

方老太太 你爲什麼這樣討厭別人講戀愛，是不是自己從前有過傷心事？

榮婉芬 傷心事？

方老太太 新名詞，好像是叫做「失戀」。

榮婉芬 不，不，不 我從來沒有過這種經驗。

方老太太 那麼，不要見怪呀，榮先生，有沒有男人愛過你呢？

榮婉芬 不知道，我討厭男人。

方老太太 (指壁) 有人寫過戀愛信給你沒有？

榮婉芬 沒有，沒有，那個敢！

方老太太 我再問一句話，只有一句，好在我們彼此都是女人，這裏也沒有旁人。你是不是

有時候感覺到寂寞，一個人太孤獨啦，生活太枯燥啦，活着覺得一點味道沒有？

榮婉芬 有，有，有，這種時候多得很。

方老太太 在這種時候，你是不是想有一個男人，在你面前和你談談話——

榮婉芬 不，不，不，用不着。

方老太太 那你怎麼辦呢？

榮婉芬 我換上運動衣，抱着籃球，跑到操場上，拼命打籃球。

(衆人失聲大笑)

程永華 把無可奈何的情感，發洩在體育、運動上面，也未始不是一個辦法。

方老太太（又增一識）哦，哦，哦。

（李太太撐着手杖從外面慢慢走入）

吳夫人 哎呀！李太太，你居然趕來啦，真是多謝！

李太太（放下手杖，趕緊找張椅子坐下）對不起，剛才我家裏的孩子——

榮婉芬（指着手杖問李）你怎麼啦？

李太太 沒有什麼，下雨天拿根手杖，走路方便些。

楊大夫（關心地）李太太你近來的身體怎麼樣？

李太太（內心憂急，非常直率）楊大夫，你給我的藥怎麼不見效？

楊大夫（慚窘）李太太，呃……

（這時衆人真是啼笑皆非）

榮婉芬 楊大夫現在不要再瞞李太太了吧。（同情地）李太太，你聽我告訴你一件事。

李太太 什麼事？

榮婉芬 楊大夫一向給你吃的藥，都不是爲了墜胎的。

李太太 (緊張)不是嗎？

榮婉芬 楊大夫給你吃的，都是安胎藥。

李太太 (所受打擊非輕)安胎藥！

榮婉芬 (慘不忍睹，別轉頭去，低聲)是的。

李太太 (不能相信，再問)楊大夫，真的嗎？

楊大夫 我真是對不起你，我一向沒有對你說真話。

李太太 (呆住)哦！哦！哦！

(她忽然站起身來，一言不發，走到楊大夫面前，直挺挺的跪下)

楊大夫 (不知如何是好)我……嗯……

(楊大夫也忙跪下)

衆人 這是幹什麼呢？

李太太快請起！

起來，起來，兩位都請起來。

何必這個樣子。

(吳太太和卓太太忙去攙扶楊大夫)

(榮婉芬和程永華把李太太抱放在一張椅子上)

(方老太太忽然在一邊嗚嗚咽咽哭起來)

凌太太 方老太太，您又是爲了什麼？

方老太太 我本來是一番好意，誰知道又鬧出亂子。

楊大夫 您不必難過，對這件事應該慚愧的是我。

(半晌，相對無言)

榮婉芬 聽說現在有不少兒童福利機關，什麼育嬰院、保育院、保幼院、長期托兒所、短期

托兒所，公家辦的和私人辦的差不多有上千個，是不是可以把那些自家父母養育不了的

孩子送到裏面去呢？

卓太太 十月懷胎，十年撫育，這是天性，也是天倫之樂。如果生了孩子，結果不過是往育

嬰院裏送，做母親的誰會願意，何必再生什麼孩子呢？

楊大夫 我知道有些育嬰院保幼院辦得還不壞，很是合於科學原理的。

卓太太 我曾經參觀過一個保嬰院——據說是辦得很有成績的——裏面分開三組房間。第一組裏的孩子哭鬧得很厲害。第二組裏的孩子哭鬧得就稍微好一點。第三組裏的孩子聲音很少，簡直是不大哭啦。有一位看護告訴我，那第一組裏的孩子都是剛收進來的，還不大懂得，所以哭鬧得厲害。第二組裏的孩子，慢慢在學習，曉得哭鬧也沒有用處，所以比第一組已經好得許多。第三組裏的孩子，進院都在六個月以上，已經被壓服得乖啦，服貼啦，不哭啦。這也許是很科學的方法。裏面的飲食設備，也許是非常衛生的。可是我總覺得是缺少一點什麼——缺少人情，缺少溫暖，缺少母親對自己兒女自然親熱的味

道。

方老太太 那是不錯的，保嬰院保育院無論怎樣辦得好，保姆和看護，怎麼能比得上自己的媽媽對兒女那樣親熱呢？

卓太太 我總覺得現在的保嬰院保育院，都還沒有辦到像我們所理想的那麼好。

楊大夫 那是沒有辦法的，經費可以十分充足，管理可以完全科學化，可是「人」的成分，還是大有關係的。

榮婉芬 在西方，在英美，在歐洲，他們提倡「節制生育」。不必打胎，根本不讓女子受胎，

那豈不是一件合理的辦法嗎？在結了婚的女子不願意生孩子的時候——不管是爲了妨害事業，或者是經濟困難，或者是別的原因。

方老太太 「節制生育」？那樣違反天理的事，在中國一定是行不通的。幾千年來，中國結了婚的女人，那一個不想有孩子？在我年輕的時候，女人不會生孩子就是一種羞恥，不能算是一個人的！「節制生育」和墮胎有什麼兩樣？

楊大夫 就是在西方，「節制生育」的結果，也非常不好。大部分實行「節制生育」的，是社會上比較優秀的人，以及一般知識份子。這種人在人口中的百分比一天天少下去，你想那個民族還會有前途麼？我相信，凡是受過教育的女子，最不應該講「節制生育」，最不應該墮胎，最不應該逃避她們的責任。

程永華 我不能同意這種說法。我至少并不打算逃避責任，我已經做過一次母親，雖然我的

孩子後來死掉。將來我還願意再做母親，做好幾個孩子的母親的。可是那是將來的話，現在我不作這個準備。一個女人要好好做一個真正的母親，絕不是件容易事。跟着做母親的幸福和快樂而來的，有痛苦，有犧牲，有憂慮，有悲哀。我們這個世界不應該是個自由的世界嗎？我們雖是女人，不應該是個自由的人嗎？我主張，一個可能做母親的人，應該有她的自由，決定她到底要生幾個孩子，在什麼時候生：她生育孩子的數目和時期，要看孩子出生後，所處的可能是一樣樣的世界——母親可能把她的孩子送到怎樣的一個世界裏去？一個未來的母親，應該有這種選擇的權利的！

(羅嫂惶惶然自外奔入)

羅嫂 太太，太太，哎呀，方老太太。

吳夫人 什麼事呀？

羅嫂 玉鳳那個不要臉的孩子。

方老太太 (她受到的教訓已經忘記了，現又多管閒事) 玉鳳又怎麼樣？

羅嫂 她，她，她，我也不要她做乾女兒啦。

方老太太 爲什麼？

羅嫂 她肚子裏懷了身孕。

方老太太 這是怎麼的呢？

（衆人面面相覷——半晌）

吳夫人 她對你怎麼說？

羅嫂 上一回太太不是看見有個姓董的寫信給她嗎？就是那個姓董的不是東西，姓董的騙了

玉鳳，說要送她去進大學，後來姓董的又溜掉啦！

方老太太 她的確是肚子裏有了？

羅嫂 的確。

方老太太 這可真叫人爲難啦！

榮婉芬 什麼爲難？

方老太太 我們這裏，還是留她呢，還是不留呢？

榮婉芬 爲什麼不留她？

方老太太 十七八歲的大姑娘，沒有嫁過人，沒有丈夫，肚子忽然大起來了，這成什麼話，吳先生是堂堂大學教授，面子放在那裏呢？

榮婉芬 這有什麼面子不面子的，難道因為這個還把玉鳳趕出去嗎？

方老太太 照規矩是不應該留她的。我看還是給她幾個錢讓她走吧！

吳夫人 叫她上那裏去呢？錢用完了怎麼樣？

方老太太 多給她幾個錢——唉，真叫人爲難死啦。

卓太太 我看還是請吳太太收留她吧！一個十七八歲的女孩子，容易上人家的當的，尤其是讀過一點書，懂得上進的女孩子。狡猾的男人們，拿這一類的話騙她：你應該繼續讀書

呀，應該升學，進高中，進大學呀，將來再到外國去留學呀，我可以想法子在經濟上幫
你一點忙，讓你繼續求學呀！一個要求上進的女孩子，沒有不受騙的。玉鳳也大概不外
此例。

方老太太 現在留下，當然是可以的。可是將來她肚子裏的孩子生了出來，那怎麼辦呢？

羅嫂 要是吳太太肯再收留我那乾女兒的話，我跟太太磕頭，可是還得求求楊大夫。

榮婉芬 求楊大夫幹什麼？

羅嫂 求楊大夫給玉鳳吃點藥水——就是楊大夫給李太太吃的那個藥水，讓玉鳳肚子裏的孩

子，可以早一點生下來！

（李太太忽然發出狂笑）

（玉鳳已經換了舊衣，往外走入）

玉鳳 太太，原小姐派人送來一封信。

（衆人好似觸了電似的，個個非常緊張）

凌太太 好！人不來，來了信啦。

榮婉芬 快看，信上說什麼？

吳夫人 （拆看之後，愠怒地將信捏成一團）哼！

榮婉芬 怎麼？

吳夫人 她信上說，正在給教授抄寫一點材料，快要完結啦，恐怕要遲一點到，大家不要等

她。

榮婉芬（稍覺失望）哦！

吳夫人 送信的人呢？

玉鳳 已經走了。

（羅嫂見吳夫人面色嚴厲，衆人都無好氣，示意玉鳳，兩人悄悄退去）

凌太太 哼，也許——

榮婉芬 也許什麼？

凌太太 也許原助教今天不來啦。

榮婉芬（不同意）哈，原助教從來不是一個 Coward。

方老太太 什麼叫做「烤活的」？

榮婉芬 Coward 是一個英文字，說一個人欺軟怕硬，不知道羞恥，沒有勇氣，沒有人格，

碰到困難的時候，就把頭縮起來，跟中國罵人的一句粗話什麼「王八蛋」差不多。在美國

，你如果罵一個人是「烤活的」，比罵他什麼都兇，他一定和你打架，要不然，他就真是

「烤活的」了。

方老太太（又長了一種罵人的見識）哦！

楊大夫 要是原小姐今天來了的話，我們本來是準備怎麼樣對付她的，不見得就祇是侮辱她一下，和她打一架。

榮婉芬 不，不，我們人多，她祇一個，決不和她打架，我們祇當着許多太太的面公開的質問她，這許多信是不是她親筆寫的？她是不是借着研究學問爲名，和吳教授在暗地裏進行戀愛？她曉不曉得吳教授是有太太的，結婚已經十幾年了，有三個孩子？她承認不承認，吳教授和吳太太兩人間的感情，一向是很好的；他們的家庭生活，許多年來都是美滿幸福的；一直等到她原敏文擠在他們兩人中間，盡量的挑撥，盡量的破壞，才使得他們夫婦二人在精神上感情上隔離開？叫原助教自己說，這樣的行爲是對不對的？不對的話，她應該怎麼辦？

楊大夫 哎呀，這樣恐怕人家受不了吧，也許原小姐有點猜到——

榮婉芬 哼，那位原助教英雄得很！天不怕地不怕。她會來的。況且她決猜不到吳夫人是請她來開座談會的。也許她有點覺得吳夫人對她不像從前那樣有好感。可是她是一個好強

遲能的人，不願意有一點地方被人看作示弱。她一定會來的。——我們今天這里的人，誰都不要走。堅決的等着，原助教一個鐘頭不來，我們等一個鐘頭，兩個鐘頭不來，等兩個鐘頭。我們要團結到底——

(在她說話的期間，燈光漸暗，幕閉)

★

★

★

★

(幕再啓時，已過了很長的時間。)

(衆人還在等着，一面討論原敏文如果真的不來，應當如何對付的問題)

第二場

(兩小時以後，衆人還在等候原敏文——祇吳夫人到小孩寢室去了)

(衆人已經等了這麼久，都不免有點疲勞與焦急——也許是爲了消磨這無聊的時光，衆人不十分感興趣地聽着羅嫂背說她的姪後歷史)

羅嫂 (翻來覆去地)……那一次我可真不聽他的話啦——我自己的四個孩子都沒有吃到我的

奶，我每回生了孩子，就出去做奶媽，我以後再生孩子總可以吧——他問我打算怎麼辦，我說我要回娘家去住——他不讓我走，我偏要走——他打了我，我也打了他——講到打架的話，別看我是女人，我還是滿行的——我們最後一次打架，從此以後他中了簽去當壯丁當兵去，我，我還照樣出來當奶媽——後來是在南嶽吧？對了，那時候吳教授是在南嶽一個什麼農科學校裏教書，我就到吳太太這裏來了——我跟着吳太太到了桂林，又跟吳太太來到此地——從那時起，我就再沒有見到我那孩子的爸爸，差不多有四年啦——

凌太太（不耐煩地看一下手表）我報告諸位，時間已經過了兩點十九分啦。

羅嫂（還想說）——我——我——我——

方老太太（瞪了她一眼）我說原助教是在開我們的玩笑，她今天不會來的。

卓太太 我看我們還是先送李太太回去吧，她家裏有那麼多的孩子——

李太太 不，不，不能，我不能走，我今天得和諸位在一起，我們都是吳太太的朋友！

程永華（看着小孩寢室）唉！吳夫人，她的孩子也是一刻離不了她，非她自己照應不可。

榮婉芬 李太太不走，那是對的，今天誰也不能走！我們大家應該站在一條戰線上，奮鬥到底，對付一個害羣之馬。

方老太太 要是原助教今天不來怎麼辦！

榮婉芬 她今天不來，我們改天再開會。

方老太太 再開一次會，五次會，二十次會，她還是不來怎麼辦？

榮婉芬 那麼我們自己開一個會，通過一個決議案，說原敏文怎麼怎麼不對，把這決議案的紀錄，抄寫一份送給她。

方老太太 她收到了不理會，怎麼辦？

榮婉芬 想法子在報紙上發出來。至少可以花錢登廣告，警告原敏文。廣告費我們大家捐出來好啦。

程永華 (堅決地) 沒有這種辦法的。

榮婉芬 (爭辯) 沒有嗎？我在報紙上，時常看到這種警告某某女士的廣告的。

楊大夫 我看這不大妥當，而且吳夫人不會同意的。

(衆人有一種無可奈何之感)

(吳夫人從小孩寢室走來)

方老太太 我再說句回頭話，(毅然)今天這個事，我看只有一個好辦法——這還在吳夫人自己。

吳夫人 怎麼呢？

方老太太 要吳夫人寬洪大量。

卓太太 怎麼寬洪大量？

方老太太 要是依我的話，原助教和吳教授的閒事，多管它幹嗎呢！睜一個眼睛，閉一個眼睛就算啦。

榮婉芬 (不服)這話是要吳夫人退讓，放任原助教侵犯一個做了十五年的妻子的人的權利。

一個做着三個孩子的母親的人的權利。

方老太太 你們放心好啦，吳教授變不了的。

榮婉芬 變不了的？

方老太太 我今年六十六，快上六十七啦。要是我不懂得維他命，我還懂得男人。男人們都是自私自利的，比我們女人自私得多。吳教授也許覺得和那位年輕漂亮，胆子大，有學問的原小姐戀愛是件有趣的事，可是他決不會捨得放下這樣一個方便的家庭，一位賢慧的太太，三個可愛的孩子的。男子都有那麼一個脾氣，又要吃着，又要拿着。你看，我那個捺鞋底的針，一頭是尖的，一頭是個眼。可是在男子們，他們的主意就不同了。他們希望「——根——引——線——兩——頭——尖的！」你瞧着吧，吳教授跑不了的，吳教授拐不走的。

程永華 這也行不通的。我年紀還輕，也許不大懂得男人，可是我是一個女人，還懂一點女人的心理。如果吳夫人一味退讓下去，在吳夫人是好意遷就，委曲求全，但是總有一天，反倒過來，原敏文會得逼着吳教授和吳夫人離婚，讓她自己去和吳教授結婚的。

（原敏文突然出現在走廊上）

原敏文 對不起，叫諸位久等。

（室內空氣，像是通了電流，無形中震顫起來）

（原敏文穿着漂亮的雨衣，仍挾着那公事皮包，翩然走入）

（吳夫人躊躇了一下，站起迎接）

原敏文（滯不在乎地）吳太太，今天過生日嗎？幹什麼又請喝茶？（猛然看到四面壁上門上釘

滯着她寫給吳教授的信，又見室內有七八位太太們，正襟危坐地等待着，不覺一呆）

怎麼？……（她明曉得今天的請客是圈套，初未料到如此嚴重，眉頭一縐，索興硬挺下

去，輕輕地發一聲笑）嘿嘿，諸位既然把我寫給吳教授的許多信，都看過陳列起來了，

這對於我們今天的談判，倒是很有幫助的——大家可以省許多廢話。

吳夫人（仍然禮貌地）原小姐請這邊坐。

原敏文（誇張地對眾人招呼）吳太太請坐。

（吳夫人向羅嫂示意取茶——羅嫂走出）

方老太太 外面又在下雨麼？

原敏文（脫下雨衣）這樣連綿不斷的春雨下了多少天啦，老是不放晴，地上爛得很，走路真

不方便。（坐下）我早就想和吳太太當面坦白的談一談，今天的機會好極了。我們彼此之

間，一定可以得到澈底的諒解。(指四壁那些信)其實我和吳教授的關係，那些信裏面表示的還不夠到一半！

(眾人出其不意地聽她這樣一說，倒反而覺得有點不自然起來)

(榮婉芬取出一包駱駝牌紙煙交給吳太太)

(吳太太取出一支遞給原敏文)

吳夫人 請吸煙。

原敏文 謝謝，吳太太。(瞄榮一眼)榮先生今天改抽紙煙啦？

榮婉芬 (她點燃煙斗大吸特吸)不，這是座談會給預備的，我有煙斗。

方老太太 (臉上堆着笑)原小姐，我要請問你一件事。

原敏文 我嗎？老太太，儘管問。

方老太太 我今年六十六歲快上七十了，我問你這句話許你不會見怪。

原敏文 不見怪，什麼話？

方老太太 就是……嗯……旁人們說的你和吳教授的那回事……嗯，說這件事的人很多……

慫，是不是都是真的？

原敏文（吸着煙）這件事本來是我和吳教授兩人的事。既然吳太太高興把這件事公開，我也可以把這件事公開。真的，人家說的話都是真的。

榮婉芬（質問）是戀愛嗎？

原敏文 是的，我敢大膽的說，是百分之百的戀愛。如果誰說不到百分之百，那是他們估計錯啦。

榮婉芬（噴一口煙）原助教覺得這是一件 Nice thing to do!

原敏文 當然囉，有什麼不好呢？

榮婉芬 因為坐在你對面的就是教授夫人。在隔壁屋子裏還有他們的少爺小姐，大的才十二歲，小的才三歲半。

原敏文 這些事實，誰都知道的，可是還有一些別的事實，榮先生沒有講。

榮婉芬 別的事實？

原敏文 在吳教授的身邊，除了家庭之外，還有他的工作，他的試驗，他的學術，他的事實

。在吳教授的面前，還有他的快要完成的從青草裏提取維他命的科學貢獻。

榮婉芬 這當然是不錯的。

原敏文 在這些上面，吳教授需要有人幫助，有人合作。尤其在他工作遇到了困難，感覺厭煩疲勞的時候，他更需要一個精神上和智力上的伴侶——這幾件事，吳太太在眼前一樣都辦不到。

榮婉芬 原助教難道忘了，吳太太和教授在美國大學裏同學，研究的都是生物化學，同時畢業，畢業論文的成績，吳太太的還比吳教授的成績高呢？如果講到做一個精神上智力上的伴侶的話，吳太太應該可以不輸於任何其他的人。

原敏文 吳太太的學問我們一向是欽佩的，不過就是太老舊了一點。科學上的發明發現，是日新月異的，稍不留意，一個人的知識很快很容易就變成落伍過時。吳夫人好像這五六年來，沒有繼續讀書，沒有繼續研究。

（羅嫂托着茶和兩盤點心進來放在桌上）

吳夫人 諸位請用茶，隨使用點點心。

(她端盤在衆人前轉了一巡)

原敏文 (隨意的取兩塊餅乾) 吳太太，不要客氣，我們自己來。

(羅嫂站在一旁，等着熱鬧)

吳夫人 剛才原小姐批評我的話，我覺得都對的。我這幾年來，的確沒有繼續讀書，繼續研究。

原敏文 (同情地點頭) 是呀！

吳夫人 有時候也看點外國寄來的書報，不過只是些雜誌和偵探小說，實在沒有時間，也沒有心思，再去讀那些正經的科學書。這一個家，這幾個孩子，就把我拖住啦。

原敏文 這真是非常不幸，吳太太的犧牲太偉大啦。

方老太太 原小姐曉得犧牲就好，原小姐不見嗎？他們是多麼幸福的家庭，那三個是多麼可愛的孩子。

原敏文 吳太太的家務管得真是好極了，那三個孩子也真是可愛。不過不幸到底還是不幸。

就是因爲吳太太管理家務和當心孩子的緣故，今天在吳教授和吳太太中間有了一個距離

，一個很長的距離，一個在學術上，智力上，知識上的距離。

吳夫人（瞿然）一個在學術上，智力上，知識上的距離？

原敏文 因為有這個距離，因此吳教授不得不向別的方面，去找幫助和合作的人！

方老太太 吳太太辛苦了多少年，尤其在以前家境比現在還困難的時候，吳太太自己做飯洗衣帶孩子！每月靠仗吳教授的一點薪水，維持這個家庭。家用不夠就變賣自己的首飾。

吳太太的五六兩金首飾，差不多都賠貼在家用裏面啦。一切家務零碎事，一點不讓吳教授煩心，讓他一心一意的讀書做文章，吳教授這才寫出了幾篇好文章，得到一大筆科學試驗獎助金，生活才算寬裕一點，吳教授才更多一點錢去買書。這難道好說，吳太太給教授一點幫助都沒有嗎？吳教授今天能在實驗室裏研究青草，不還是因為有個吳太太在這裏替他支持着家嗎？沒有了吳太太，他能安心讀書，安心試驗麼？

（衆人聽了齊都點頭）

原敏文 是的，是的，吳太太給吳教授的幫助在這點上真是不少。不過這種幫助也并不十分希奇。

榮婉芬 并不十分希奇，這是什麼意思呢？

原敏文 管理家務照應孩子，這種幫助，有一個得力的忠實的管家婆就行啦。不需要一位真正的妻子，一位全面的伴侶。吳太太給吳鈔授的幫助雖大，可是未必就能超過一個好的管家婆。

吳夫人 啊，一個管家婆。

原敏文 可是吳教授今天所需要的，不是一位管家婆。他需要一個真正的伴侶，一個全面的伴侶，一個在一切方面都可以和他合作的伴侶。吳夫人今天做不到，這是吳夫人的不幸。我是非常同情的。

（衆人不覺愕然）

吳夫人 這樣說來，都是我自己不好。

原敏文 講到我自己，請諸位也替我想，教我又怎麼辦！這樣的每天和教授接近，共同的興趣，共同的事業，在工作上和在研究學問上彼此間互相幫助，甚而至於在日常的小事上，譬如換一件衣服，搬一張椅子，經常的彼此互助：在幾次三番的，由於共同的努

力，得到了好的結果，好的成績，是不是會使得我和吳教授兩個人的情感，一天天的接近！先是彼此的理解，進一步到真誠的友誼。再進一步到戀愛的開始。再進一步到百分之百的戀愛。整個的經過，就是這樣的。我今天也是環境的產物，環境的受害者。諸位別忘了，我也是一個女孩子，女人有女人的心情。吳夫人應該諒解我，諸位都應該諒解我。我們大家都是女人，世界上女人的心情，總差不多是相同的吧！

（衆人默然）

吳夫人（無可奈何地）諸位請喝茶。

原敏文 吳太太，別客氣，這裏還有花生米。（禮貌地將盤子遞過去——吳夫人也禮貌地欠身接受）

程永華 原小姐要我們替你想一想，現在我們可以理解你的處境。可是原小姐，你也替吳太太想了一想沒有呢？

原敏文 我只能替我自己負責，在我的立場上我是決不能讓步的。

程永華 決不讓步——。

原敏文 吳教授需要一個精神上，智力上，知識上的伴侶。我能夠滿足吳教授的要求，吳太太不能，我為什麼不能愛他？爲了吳教授的幸福，爲了吳教授的工作，我覺得我有權利可以愛他！我還覺得這是我的義務，應該愛他！

榮婉芬（奮起）豈有此理。

原敏文 榮先生，我們在大學裏是同事，請你禮貌一點。當然囉，榮先生是吳太太的好朋友，在這個時候不出力，一個人還要朋友幹什麼？可是我今天在這裏是一個客，是吳太太請我來喝茶的，不是請我來給人家侮辱的。我來了，諸位要知道我的態度，我就一五一十的都說了出來。我不能比這個承認得更少。假如我在此刻還是吞吞吐吐的隱瞞着諸位，我對不起吳夫人和諸位，也對不起我自己。我的話說完了我可以走了吧。

（不等有人答覆，他站起身，取雨衣在手，準備走出）

（一屋子的人，又都給他弄呆了）

（榮念極，無可發洩，在室內做荷蘭式柔軟體操）

榮婉芬（手脚動着，口裏數着）一——二——三——四，二——二——三——四

方老太太 這個會算開完了沒有？

榮婉芬 三——二——三——四，四——二——三——四！

凌太太 原小姐，你這是不公平的，你太欺負吳夫人啦。

原敏文 欺負！

程永華 你欺負吳夫人有三個孩子，一個家庭，你自己是個光身自由的人。

原敏文 吳夫人的困難，請原諒，我不能替她負責。

凌太太 (義憤)你簡直是個「烤活的」！

原敏文 「烤活的」！

凌太太 這是一句外國話，你和吳教授這麼接近，跟他學習了這麼久，應該曉得這句罵人的

話是什麼意思！

原敏文 我告訴你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拍的就給凌太太一個嘴巴)

(凌太太被她打傻了)

程永華（上前）你太豈有此理，你太看不起人啦！你怎麼可以動手打人！凌太太在這裏也是

吳夫人的客，你侮辱了她，侮辱了吳夫人，侮辱了我們！

（她扭着原敏文）

原敏文 好的，好的，要決鬪嗎？你們人多，大家來對付我一個人好啦！

（她脫下雨衣準備決鬪）

榮婉芬 決鬪是我的事，我代表吳夫人。你們大家讓開，我們一個對一個，誰也不許幫忙。

原敏文 讓你們看看，我是不是一個「烤活的」。

（她先撲向榮婉芬）

（第一個回合：榮把原摔了個大筋斗）

（原翻身爬起，再接再勵，在屋子裏推來扭去，把桌椅都磕倒）

楊大夫 二位停一停好不好，讓李太太先走。

（兩人只管打）

卓太太（大叫）你們好不好休息兩分鐘，讓李太太出去，她是受不起驚駭的！

(這時候榮忽然失足跌倒，被原騎在身上，沒頭沒臉的亂打)

(羅嫂在一邊磨拳擦掌的半天了，至此再也忍不住，上前拖原敏文的腿)

(榮起來推開羅嫂，再和原一陣扭打，把原按倒在地，半晌抬不起頭)

(榮轉身對付羅嫂)。

榮婉芬 告訴你說，一個對一個，不許人幫忙的，誰要你來多手！

(羅嫂一推，就是一個大勛斗)

(羅嫂一面招架，一面逃走，榮追着不捨。)

(在這期間，楊大夫和卓太太忙把李太太扶入書房——吳夫人俯身看視躺在地上掙扎着的原敏文)

(幕落)

第二幕

久雨初晴。

一個星期之後的上午。

室內凌亂——椅上堆着吳夫人的舊衣；桌上堆着幾冊舊的西書；地上放着兩個舊的旅行皮包，敞着蓋。

吳夫人在收拾衣服。

榮婉芬在幫她整理西書。

羅嫂和玉鳳在一邊聽候使喚。

方老太太邀集了楊大夫、卓太太、凌太太和程永華商議一件要事。

★

★

★

★

方老太太 你們諸位既是來到，總得大家幫忙想一個好主意。難道吳太太除了一走之外，真

是毫無辦法麼？

(衆人無語)

方老太太 (指旅行皮包) 已經在收拾行李啦。吳夫人今天可真是要走！

(過了一刻)

程永華 昨晚我們走了之後，吳教授，怎麼，還是沒有回來！

方老太太 沒有。吳教授一連六晚沒有回家啦。自從那一天我們在這裏開座談會和原助教爭

吵過了之後，吳夫人還沒有見到吳教授的面呢！

(吳夫人低低地啣了一聲)

凌太太 吳教授老是不肯回家，困難就是在這裏。

方老太太 是呀，祇要他肯回家一次！中國有句老話：「夫妻沒有隔夜仇」。祇要他肯回家。

事情就好辦啦。

(吳夫人低低地冷笑一聲)

凌太太 昨天嚮晚：吳夫人寫給吳教授的信，他回了沒有？

方老太太 回信倒是有的，不過還是那樣簡簡單單的一兩句話：事情未完，也許回來，可是
不一定。

榮婉芬（氣憤地）那封回信，我看到的。一張大紙上，寫了才二十多個字。

（此時吳夫人已理畢一個皮包）

卓太太（格外關心）吳夫人，你一時上那裏去呢？立刻就走麼？

吳夫人 今天先搬到楊大夫家裏去借住——省得再在此地，一晚到天亮的白白等門。

楊大夫 暫時搬到我那裏去避一避，免得衝突決裂，弄得事情不可收拾，那我當然是歡迎的

。不過——

吳夫人（堅強地）我這一次離開家，當然是表示決裂的意思！

凌太太 那麼，你今後的生活怎麼辦呢！

吳夫人 哼：今後的生活！大概可以不成問題吧。

（她繼續整理第二個皮包）

凌太太（望着衆人，擔憂地）現在的生活程度又這樣高！

方老太太 她剛才和榮先生一齊出去，換掉了她的最後一付金鐲子，一兩左右重，也換了三萬多塊錢，眼前的生活是不成問題的。

凌太太 我昨天晚上回家的時候，還沒有聽到吳夫人提起要走的話，這是今天早上臨時決定的？

吳夫人 是今天早上才決定的，我不能再遲疑啦。

(她匆匆地走向書室，去取物事)

凌太太 以後，日子還長得很呢，怎麼辦？

方老太太 以後她想找職業。你不看見桌上那幾本外國書麼？

(衆人注視)

榮婉芬 這些書不是吳教授的，是吳夫人自己的。

方老太太 吳夫人說的，她也許把「維他命」忘啦，可是英文還沒有全忘掉，她希望到一個中學裏去教書。

卓太太 這件事難道真是一點點挽回的希望都沒有麼？

方老太太 挽回，那就全靠諸位啦！諸位多多的幫我，勸住吳夫人，今天先別走——今天我可真急了，所以一大早，就叫羅嫂到各位府上去把諸位請來——等到吳夫人走出之後，再想挽回，可就真不容易啦。

楊大夫 那當然啦。我們應該勸吳太太，不要把事情鬧得太決裂——我和她的老太太是多年的教友，大凡能夠幫點忙的地方，無有不盡力的。不過……

榮婉芬 (仍在忙着收拾) 不過什麼？

楊大夫 不過我也不好說不讓吳夫人借住的話。

凌太太 我真擔憂那三個孩子。吳夫人要是真走，那三個孩子，還是全帶走呢？還是不帶走呢？還是帶走一個兩個呢？

(吳夫人抱着幾冊英文字典，從書室走來)

吳夫人 (對榮) 請你把這個和那些外國書包在一起。也要馬上帶走。

凌太太 我看吳夫人還是看在孩子份上，再委屈一回吧！

吳夫人 委屈！

凌太太 再多忍耐一點。

吳夫人 你的意思是說，再多忍受一點。

凌太太 就算是忍受吧！

吳夫人 幾千年來，中國大多數的女人，就是這樣委屈，這樣遷就的，可是結果怎麼樣呢？

多半是白白的吃苦，白白的犧牲。

凌太太 母親爲孩子們的犧牲，那是偉大的，不是麼？

吳夫人 沒有結果的犧牲，那不是偉大，那是糊塗。

凌太太 吳夫人，我不曉得怎麼樣勸你好，可是我總希望你不走，至少不走。

吳夫人 在那一天被原小姐那樣譏諷，那樣批評之後，我還不走麼？

凌太太 原小姐的話是不能算數的。

吳夫人 不，她的話說得很對。她批評我不過是一個管家婆，不配做吳教授的精神上，智力

上，知識上的伴侶。這個話一點沒有說錯。

凌太太 你計較這些話，幹什麼！

吳夫人 正因為原小姐的話說得對，所以我受不了。一個稍微有點自尊心的女子，誰能受得了！誰能裝聾作啞地再待下去！

（楊大夫今天真是一片熱忱）

楊大夫 可以讓我多一句口吧？

吳夫人 楊大夫，好說。

楊大夫 自尊是應該的，可是不必自傲！

吳夫人 自傲？

楊大夫 我的話說得太爽直啦，可是我曉得吳夫人一定會原諒。自傲就是情感上不肯吃虧的意思。

吳夫人 情感上不肯吃虧！

楊大夫 做人真不容易。我們吞的丸藥，不盡是每一顆的外面都包着糖衣的。有時候丸藥的味道很酸，很苦。做人處世，免不了也是如此。就是夫妻之間，也免不了有時候要吞很酸很苦的丸藥。

吳夫人 楊大夫是不是教我，在被別人打了左邊的嘴吧之後，再轉右邊的面孔朝着他？

楊大夫 吳夫人大概總明白這個肯於忍受的道理吧！我們爲了真理，我們爲了真善，生命都可以犧牲，何在乎這一點情感上的吃虧！左邊的嘴吧挨了打，再把右邊的面孔朝着那打我的人，這正表示我們的堅定；痛苦和侮辱，儘管來好啦，壓服不了我們，改變不了真理的！難道因爲原小姐的無禮的行爲，吳夫人就放棄了對吳教授和幾個孩子的責任麼？

吳夫人 楊大夫說這個話，真教我難走。可是我的走，並不是消極的。我對吳教授沒有惡感，祇有好感。我離開他，爲的是我要給他便利——給他便利去找一個在工作上，學問上和知識上，可以完全和他合作的伴侶；去另外安排一個更滿意的工作和生活環境；讓他的科學試驗，可以早一點成功。楊大夫和諸位好朋友，我不瞞你們說，我還是愛吳教授的。我和他相處了多少年，共過多少次患難，也共過多少回安樂，我怎麼能爲了這點小事不愛他呢！

（衆人悽然）

吳夫人（過了一回）在另一方面，我似乎也不應該輕輕易易地把我自己的事業和學問隨便放

棄。女人受教育的機會本來就少。能夠受到大學教育而且在外國留學的，更是少而又少。爲什麼不替國家社會做點事情？爲什麼要把全部的精神時間用在照應孩子上呢？這一次的不幸，使得我不能不反省；使得我對於一切更明白一點。（沉痛地）倒也是因禍得福！

凌太太 可是你的孩子，吳夫人。孩子怎麼辦？

吳夫人 （爽然）孩子怎麼辦？

凌太太 你帶孩子去是累墜；不帶去又不會放心。你怎麼辦呢？

吳夫人 當然帶去。這不過是金錢的問題和時間的問題。我自己辛苦一點就是啦。我不相信我不能一面去就職業，一面還帶着我那三個孩子。

方老太太 你就是找到職業，一個月能有多少錢！招呼三個孩子費用不會小。你把首飾換來的錢，很快就會完的。

吳夫人 我不管，到那時候再說。

榮婉芬 紀英，你放心，你的朋友不會忘掉你的。我這幾年來，節省上兩萬多塊錢，可以完

全作爲你的。以後我的每個月的收入，我是一個獨身主義者，沒有什麼多的需要，多下來的錢，你也可以作爲你的。而且我以後還要特別的節省——

吳夫人 不，不，不，絕不可以那樣——

榮婉芬 以後我還要格外節省。我的煙斗和雪茄也不吸啦。吸煙對於人的健康，本來沒有多大好處。我們幹體育的人吸煙，更是違反規則的。不吸倒好。回頭我把我的煙斗和雪茄都送了人，從此我就不吸煙。

吳夫人（過去緊握着她的手）婉芬，我真多謝你。不過借錢的話，此刻還談不到。此刻你倒是幫我的忙，趕快收拾東西。先把這兩個皮包兩堆書運到楊大夫家裏去——羅嫂替我拿去——回頭吃過午飯，再把孩子領走。其餘的我要帶走的東西，改天回來拿好了。什麼都是漂漂亮亮的，不更好嗎！

（榮婉芬依言，趕緊包裝書籍）

（羅嫂和玉鳳亦已理畢小孩們的衣服）

羅嫂（悄悄問方老太太）今天是真走啦？

方老太太 連說了好幾天啦，今天可不是真走。

羅嫂 好，好得很，這才行！

吳夫人（聽到此話，稍覺意外）你也說走得對麼？

羅嫂 這幾個月真把人悶死啦。一點味道沒有。你想，主人家不安樂，我們做女工的，怎麼會不跟着惱火！現在好了，太太走，我也走。

吳夫人 你也走？

羅嫂 太太走後，那個女怪精一定會進門的。這裏的日子不會好過，我也不願意伺候她。我願意跟着太太去，幫着帶孩子。

吳夫人 你去幫着帶孩子。

羅嫂 我也不要工錢，白吃飯就行啦。我說那幾個孩子跟我也攪久啦；他們離不開我，我也捨不得他們。

榮婉芬 好，好，羅嫂好。世界上有你羅嫂這樣的人，做人才覺得有味道。來，我送你一點東西。

羅嫂 (欣然) 榮先生又要送我什麼東西？

榮婉芬 你會猜到，就算聰明。我把我的煙斗，煙葉，雪茄，都送給你。我自己不吸煙啦。

羅嫂 可是，榮先生，我從來不吸煙的。

(榮從袋內取出煙斗雪茄給羅嫂)

榮婉芬 我有一天看見你在那裏吸原小姐剩下來的煙頭。

羅嫂 那是好玩。

榮婉芬 你把這些也當做好玩就是啦。

羅嫂 我吸雪茄，不會像樣。

榮婉芬 你試試看。

(羅嫂含雪茄在口，頗成樣子)

榮婉芬 很好，可是吸完了這幾支，不要再化錢去買啦。

(吳夫人閉上第二個皮包)

吳夫人 (催榮) 走，走，走，我們去吧。

但吳教授自己到沒有去場

顯得一本書的許多地方不精彩！

一个小本子

(她取書一捆在手)

楊大夫 好，我們先去一趟。(對衆人)就回。

吳夫人 羅嫂，你提着那兩隻衣箱。

羅嫂 就是。

(她忙把煙斗雪茄等藏起)

吳夫人 玉鳳，回頭在廚房裏準備午飯——這也許是我們最後一次在這裏吃飯啦——順便聽

着那幾個孩子。

玉鳳 是，太太。

(吳夫人，榮婉芬，楊大夫，羅嫂，一齊都去)

(留下方老太太，卓太太，凌太太，程永華等四人，一籌莫展)

(玉鳳也呆在一邊，默默尋思)

卓太太 (不能自制)可憐，可憐。

凌太太 真是可憐。

卓太太 尤其是那些孩子們。

方老太太 孩子們？

卓太太 你想，吳夫人一面去就職業，一面照顧孩子，那些孩子們怎麼會有現在這樣照顧得好呢？

凌太太 當然要比現在差啦。

卓太太 所以我說最可憐的是這些孩子！

程永華 是的。（鄭重地）孩子們最沒有過失！

方老太太 （焦急地）這個事情，教我們旁邊人怎麼辦呢！怎麼辦呢！

凌太太 就是呀，一點辦法沒有。

方老太太 夫妻之間，千萬不可以拉破面皮的。一次破裂之後，再要合攏就不容易。即使勉強合攏的話，也就差了勁，決不能像原來那樣美滿啦。今天我們得大家出力，不使得吳

夫人的家庭破裂。

凌太太 出力是當然的，可是——

方老太太（突然十分興奮）諸位，我倒又想出了一個主意。

卓太太 一個主意！

方老太太 算又是我多事一次吧——每次我多事，好像總是加添一點麻煩，結果總不像我想得那麼好的；可是今天我真興奮極了，也管不了那麼許多啦——我們好不好自己去找吳

教授談談？

程永華（出人意）去找吳教授談談麼？

方老太太 我去一個。你們三位當中，也去一兩位，在旁邊助助威。

凌太太（熱心）好呀，我去。

方老太太（望着永華）那麼，程小姐？

（程永華尚在考慮，未作答）

卓太太 我看還是不必吧。吳教授不會聽我們的勸告的。

方老太太 不會聽！

卓太太 吳教授正和一般的男子一樣，自信很深，自大得了不起。尤其是當大學教授的，研

究的學問太專門，慢慢的把普通常識都忘掉啦。大學教授最不喜歡聽人家的話；你愈勸他，他的脾氣愈僵。恐怕我們去找吳教授談話的結果，祇有把事情弄得更糟，不會有好處的。

方老太太 我不相信這個話。大學教授也是人呀！儘管他是一個男人，他還是會有人性的！

凌太太 哦，是麼？

方老太太 一個有人性的人，難道真會不知道好歹！真會完全忘掉人家待他的好處！吳教授難道真是一點不念舊麼？一點不寶貴吳夫人和他的十幾年的夫妻感情麼？吳教授難道真是完全不認識自己的幸福麼？完全不愛惜這樣一個快樂舒適的家庭，和三個活潑可愛的孩子麼？我是快上七十歲的人啦。要是什麼都不懂的話，我懂得大學教授，自信自大的也好，自私自利也好，他捨不得的。我們祇要去提醒吳教授一句，那個狐狸精的原助教——借用羅嫂常用的一個稱呼——準不會得意的；你們快和我一起去吧！

程永華 既然如此，我和凌太太可以陪着您一起去見吳教授。可是我聲明在先，我一點都不樂觀。

方老太太 不樂觀！

程永華 我覺得事情不那麼簡單。原助教固然在今天還不一定勝利。也許正像您方老太太所想的，吳教授會得念舊，因此原助教會得落空，可是就便這次原助教失敗了，問題還是沒有解決。

方老太太 怎麼見得呢？

程永華 因為問題是在吳夫人的三個孩子！

方老太太 怎麼問題還在這三個孩子？

程永華 儘管原助教這一次失敗退讓，可是如果這三個孩子得不到很好的處理，如果吳夫人還得一天到晚自己去當心這三個孩子，那麼，危險依然存在。一個原助教走了，可能有第二個第三個原助教來的！

凌太太（甚有同感）今天我們許多人的問題，都在孩子上。吳夫人因為照管孩子，弄得和吳教授夫妻間的感情起了隔閡。李太太因為孩子太多，養育不起，正在用殘酷的方法對付自己，免得再有生育。（同情地指着玉鳳）玉鳳因為受了男子的欺騙，肚子裏懷了孩子

，還不知道用什麼方法處理，能不能避免悲慘的結果。（轉身對程）就像你程小姐，爲了不願意看見可能的孩子在目前困難的環境中痛苦，甯願犧牲掉你和你的葉先生可能有的家庭幸福。（沉痛地）再拿我自己來說吧。因爲有兩個孩子沒地方安放，所以不得不忍氣吞聲的讓凌先生和他的另外一位太太同住在一起，受氣，受侮辱。我也慢慢的明白起來了。從前有句老話：「多福多壽多男子」。一個人家添了，本來是件喜事。今天弄成多麼悲慘！孩子，孩子，孩子在今天這個時代，你們是我們可以做母親的女人們的仇人！女人，女人，就被這些孩子們累苦了，拖死了！

（聽的人都默然）

方老太太 可是我們現在先別想得那麼遠。我們先把原助教打退，救了吳夫人的家庭再說。

程永華 那末，事不宜遲，我們就去吧。卓太太留在這里，替吳夫人看家，帶着照顧那三個

孩子——（問方）孩子們呢？怎麼今天早上不聽見他們嚷嚷？

方老太太 正在樓底下玩開汽車開飛機呢。也快嚷嚷啦。

卓太太 你們早去早回。

(程永華，卓太太，隨同方老太太，尋吳教授談判去)

(玉鳳遲疑了一下，突然勇敢地走到卓太太身邊)

玉鳳 卓太太，您看對麼？太太這次走，有羅嫂跟着，我想不跟去。

卓太太 你不願意跟着太太去？

玉鳳 太太一向待我好。今天她有災難，我本來應該跟着去的，可是——

卓太太 可是怎麼樣？

玉鳳 我去不得！

卓太太 你去不得？

玉鳳 我的身體！幾個月之後，孩子生出來，豈不又要太太爲難！

卓太太 這也想得對。

玉鳳 所以我還是不去的好。請卓太太替我向我們太太說一下，不要罵我。

卓太太 吳太太不會怪你的。可是，就使你不跟去，將來你的孩子生出來之後，你打算怎麼

辦呢？

玉鳳 我自己的事情好辦。

卓太太 好辦！

玉鳳 我自己的孩子，我該做得了主。（苦笑一聲）拿件舊衣服一包，往公路旁邊一扔，不就完了麼！

卓太太 （驚呼）啊，玉鳳！

（玉鳳睜大兩眼望着她）

卓太太 這是做不得的。而且這是犯法的。

玉鳳 還有好幾個月呢，再說吧。

（彼此相視無言）。

玉鳳 我到廚房準備午飯去啦。

卓太太 好，你去吧。

（玉鳳胸有成竹，昂然走出）

卓太太 （過了一刻）咳，慘，真慘！

(室內因為吳夫人收拾行李，桌椅等稍見凌亂；卓太太素有整潔的習慣，便不自主地一理楚，凳上的衣服，桌上未攜去的西書，地下和架上的兒童玩具)

(在一個書架上，她又發見從前玉鳳修補過的那個洋娃娃，兩只裝補上的手臂又和身體分了家——忽然有一種感情克服了她：是憐憫，是珍愛，是同情，是一種難於分析的
感情)

(她高舉着它，懷抱着它，撫摸着它，搖拍着它；把它嘗做一個有生命的孩子，和它講
着話)

卓太太 (捧着洋娃娃) 好孩子，可愛的孩子，偉大的孩子，你才真是人類的真正的希望。世界上有了孩子，世界才有前途。人世間的一切醜惡，要靠你來消除。你們這些新生的孩子，是人生未來的幸福的保證；是我們這個有缺陷的人羣的恩人。

(她吻它一下，把牠扶坐在當中的桌子上)

卓太太 (再安慰它) 好孩子，你放心。世界上活着的人，男人，女人，都是喜歡你，願意幫助你的。世界上最好的東西都應該是你們的：最好的飲食；最好的衣服；最好的教育

；最好的機會，使得你們可以發展自己，貢獻自己，增加人類全體的幸福！孩子，孩子，不管你是那裏來的，不管你的父母是誰，你生下地的時候，總是純潔的。全世界上凡是沒有失去人性的人，都愛孩子的。那一個會得厭惡你們！那一個會得虐待你們！那一個會得說——不要你們！

（她過去緊緊地抱着它）

卓太太（再指導它）好孩子，我還得告訴你：你自己的幸福，是那一個給你的！是那一個給你的最多？就是你自己的母親！她爲了你，好孩子，是怎樣的當心！怎樣的憂慮！怎樣的痛苦！怎樣的犧牲！怎樣的希望，希望着你好好的成人，好好的做人！又是怎樣的傷心，在你不能有你應當有的東西，在你不能做到你應當做到的事情的時候！好孩子，你不要使得你自己的母親失望！不要對不起你自己的母親！

（她忽然憤怒地轉身瞪視着四圍的桌椅，把它們當作社會中的黑暗與罪惡）

卓太太（威嚴地）你們這些壞東西，你們竟會這樣的冷酷，爲了自己的舒適，就怕孩子做了你們的累墜！爲了自己的享受，就厭惡一個孩子的存在！壓倦的不理，或者是公然的打

罵！口頭的咒咀，或者是無言的怨恨！你們甚至於竟會這樣沒有人心，毫無顧忌地去苛待一個孩子：搶奪孩子的衣食，殘害孩子的生命！你們——

（她恍然明白，在她面前的，祇是一些沒有靈魂的竹子）

卓太太（沉痛地）你們當然會的。你們祇是一些沒有感情的竹子和木頭；你們沒有人的骨和肉；你們沒有熱血；你們沒有人心！你們本來不是人！你們——

（這時原敏文已悄悄的走來，在走廊上站立了半天，聽到卓太太的一部份的自語）

原敏文 卓太太。

卓太太（吃驚）啊，原小姐！

原敏文（走入）好像聽說卓太太自己沒有生過孩子？

卓太太（歉然）是沒有。我們結婚了三十多年，一直巴望有一個孩子的。可是——可是——

可是原小姐，你怎麼會來的？

原敏文 我麼？我是來找吳夫人的。我和吳夫人之間的問題，我要和她當面談判，當面解決。

卓太太 那麼請坐吧。稍爲等候一下，吳夫人就會回來的。

(原敏文尋一張椅子坐下——她今天舉動有點失常，像是有重大心事似的)

(卓太太理解這是一個女人受最嚴重的試驗的時候，不免生了惻隱之心)

卓太太 原小姐，我們先談談吧。我們從來沒有好好的談過。

原敏文 一向沒有機會親近。

卓太太 原小姐家庭的情形怎麼樣？

原敏文 父母都在。一般的經濟還好。要不然，我們兄弟姊妹四個人也不能都讀大學。我是

長女，最爲父母所寵愛。

卓太太 原小姐近來在實驗室裏的工作還是那樣忙麼？

原敏文 也許不久之後不會那樣忙，因爲吳教授對於青草的試驗，快告一段落啦。也許他——

卓太太 原小姐近來——(有意地)快樂麼？

原敏文 (瞿然)你爲什麼提出這個問題？

卓太太 因爲我有點猜到，原小姐近來不大快樂。(同情地微笑着)因爲我也是一個女人呀，

原小姐。

(原敏文先是敵意地瞪着卓太太——後來慢慢地低下頭去)

原敏文 (不得已的承認) 卓太太，你猜對啦。我現在痛苦得很。

卓太太 (溫暖地) 爲什麼呢？

原敏文 我也不能理解我自己。

卓太太 是不是爲了吳教授？

原敏文 (坦直的) 是的。我感覺到我不能離開他。我需要靠近着他；聽他講話；看他工作；

替他做一點事情，於他有一點用處，不管是大的小的！(熱烈地) 在他高興的時候，我不由自主的快樂。在他發怒的時候，我也不由自主的煩惱。那怕是在被他訓斥——你曉得

吳教授在工作的時候會發多麼大的脾氣——我也會感到滿意。那怕不言不語的在一邊望着他——吳教授在工作緊張的時候，常是接連幾個鐘頭忘記了我的存在的——我也會得

到安慰。我一天不看見他，我心裏就感到空虛。祇有一件事是我絕對不能忍受的，那就是離開他，放棄他！我着急，我害怕！我要求吳夫人支持我，成全我！(情感激盪，突

然哭泣) 吳夫人非成全我不可！

(卓太太不禁悽然，走到原的身邊，握着她的手)

卓太太 我理解你，原小姐；我相信你的話是真的。

(原敏文伏在卓太太身上，幾乎哭出聲來)

卓太太 你的是一種美麗的情感的經驗。不是一個不自私的人，是不可能有的！

(原敏文甚為感激)

卓太太 可是人生中另外還有別種美麗的情感的經驗——

(原敏文抬頭望着她)

卓太太 你將來可能也會有的。

原敏文 別種——美麗的——情感的——

卓太太 譬如說，爲了別一個人的幸福，甚至可以犧牲自己的幸福——

原敏文 犧牲自己——

卓太太 譬如說，把你所有的一切，都貢獻給你所敬愛所仰望的人。用盡你自己的力量，使

得他可以快樂。自己吃盡辛苦，使得他可以安適。他的得意和成功，是自己高興的原因。他的困難和煩惱，也是自己憂愁的發生。把自己的苦難，暫時的掩藏起來，不讓他曉得，爲的是使他安心於他的事業和工作。和他生男育女；照應他們，撫養他們，教育他們，使得那做父親的他，可以誇耀他們！而在那丈夫偶然有錯誤，有不忠實於自己的妻子的時候，忍耐着，痛苦着，原諒着，不使得他的工作，他的前途，他的可能的學術上的貢獻，因爲一個做妻子的人受到損害而也蒙受損害——這是一個做妻子做母親的女人的美麗的情感的經驗；作爲一個女人的最偉大的地方！原小姐，你將來總有一天會得結婚會做母親；你也可能有這種經驗的！

（原敏文深深的被這番話感動）

卓太太 這是今天吳夫人的情感的經驗！她更需要你的支持，你的成全，原小姐。

（原敏文沉思不語——忽又變了態度，高高的乾笑一聲）

原敏文 卓太太，你大可不必要替吳夫人來向我做說客！

卓太太 （大愕）怎麼——

原敏文 我已經說過，我是不甘退讓的。我是一個沒有結過婚的女人，我還年輕。我的最大的義務是對我自己的；不是對別人的。我今天對卓太太表白的情感，是我一貫的坦白的作風，不要以爲我是示弱！

(她立起身，準備走出——並且努力做出堅強的樣子)

原敏文 卓太太，我對你沒有惡感。我對任何人沒有惡感。我對吳夫人都沒有惡感。可是我決不退讓。我要找到吳夫人繼續鬥爭。我也許會失敗。失敗了也許會走。但是那是失敗的結果；不是退讓！卓太太，請你轉告吳夫人，我等一回再來。回頭見。

(她奮然走出)

(卓太太不斷地搖頭——祇得繼續整理那間屋子)

(過了一刻，玉鳳又來)

玉鳳 卓太太，少爺小姐們要到花園裏玩去。

卓太太 也可以吧。今天天氣這樣好，不妨讓他們到外面去透點新鮮空氣。

玉鳳 是的，我已經讓他們出去啦。(忍不住)剛才原小姐來說些什麼？是不是我們太太可以

不走？

卓太太 現在難說得很。

玉鳳（胸有所激，冷笑一聲）哼哼，愛情，戀愛，說得多麼好聽，全是騙人的！歸根結底，

無非害人又害自己就是啦！

卓太太（詫異）咦，玉鳳，你怎麼會說這個話！

玉鳳（憤憤地）戀愛，結婚，生孩子！多半的女人們就爲了這三件事吃虧上當。（泫然淚下）

白白的做了一輩子的人。

卓太太（點頭）我明白啦，這也難怪你。可是你這還是小孩子的見識。

玉鳳 就拿眼前的事情來講吧，我們太太，李太太，凌太太，程小姐，我自己——凌太太剛

才說的——女人們爲了這種事痛苦的，實在太多啦。

卓太太（苦口婆心地指點她）依你說，戀愛結婚生孩子，這三件事一樣都不要，那麼中國人

也都不要子孫後代了麼？

玉鳳（二個年輕人努力理解一個問題）這一點我倒還沒有想過。

卓太太 假如中國人還是要子孫後代的，那麼男女是不是應當結婚呢？

玉鳳 結婚！真正沒有辦法的時候，只好讓人家結婚。（其實心不甘服）結婚算是做了女人逃免不了的倒霉事！

卓太太 倒霉事？

玉鳳 比結婚更倒霉的，就是講戀愛！

卓太太 玉鳳，一次被蛇咬，九次見到草繩吃驚。你豈不是說，女人應該結婚，也應該生孩子，可是一切戀愛都不要！

玉鳳 都不要。

卓太太 那些作爲結婚的準備的男女戀愛，你說也不要？

玉鳳 不要！不要！

卓太太 不經過戀愛的結婚；「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那豈不是回到幾十年以前中國的舊式婚姻了麼？女人沒有出嫁之前，是家庭裏的董工苦力。女人生孩子，是一部自然的機器。女人生了孩子之後，是一個不給工錢沒有休息的奶媽保姆。這樣非人的女人生活，你

願意去過麼？

玉鳳 自然不願意。可是像女人們今天過的生活，又有什麼好呢！吳教授和我們太太，儘管是經過戀愛結婚的，現在怎麼樣？現在來了一位原小姐，她會和吳教授戀愛，吳教授也會和原小姐戀愛，我們太太祇好帶着三個孩子走路！（有激而發）留學外國，受過高等教育的人的戀愛，也不過是這麼一回事！（傷感地）戀愛太靠不住！戀愛太不能長久啦！

卓太太 你錯啦。戀愛的持久，要靠許多具體的問題的解決的！譬如吳太太的這三個孩子，如果能有人好好的掌心，和吳太太一樣的當心，甚而至於比吳太太更加當心，那麼吳太太不就可以繼續研究她的學問，幫着吳教授做事業，兩個人中間，就不會有知識上精神上情感上的隔離了麼！正因為吳太太忙着照管三個孩子，沒有時間去和吳教授合作，也沒有時間去和吳教授戀愛，吳教授這才去和別人合作，去和別人戀愛。他們兩個人的問題，還在這三個孩子的處理！（慨然）今天遺憾的是，除了自己的家以外，沒有這樣一個滿意的教養孩子的地方！除了親生的母親以外，沒有一個能像她一樣的當心孩子的人！

（吳夫人，楊大夫，榮婉芬，一齊回來）

（吳夫人面有怒容）

吳夫人 真是豈有此理！

榮婉芬 豈有此理極啦！

卓太太 （担心）又發生了什麼事情？

榮婉芬 我們從楊大夫家裏回來，路上碰到原敏文。她沒有和我們招呼，可是拉着楊大夫在一邊咬耳朵。她說要和吳夫人當面談談；兩個人談談，不要第三個人參加；尤其不要我

榮婉芬參加！

卓太太 啊，是的。

榮婉芬 你看這個女人是什麼神經！難道我還會再打她一頓麼！

吳夫人 引用一句美國的成語：「損害之外，再加侮辱！」她還要再來當面譏諷我一次麼！

（決心地）玉鳳，快到廚房裏幫着羅嫂弄飯，我們吃了飯趕緊離開此地。我讓開她。

（玉鳳應聲走去）

卓太太 (考慮了一回)不過，吳夫人。

吳夫人 卓太太？

卓太太 原敏文剛才來過一次啦。

吳夫人 來過一次？

卓太太 她這一陣也不快樂。

榮婉芬 她還不快樂！

卓太太 彼此都是女人，女人的心事總是差不多的。當面談一談，也許彼此更可以了解一點。

(吳夫人未及回答)

楊大夫 我也是這樣說。事情已經是糟到無可再談啦，談一談未必是會更糟。

吳夫人 (堅決地)我不。我拒絕再和那個無恥的女人講話！

(程永華和凌太太匆匆走入，面上都有怒容)

程永華 真是豈有此理！

凌太太 豈有此理極啦！

楊大夫 (熱心) 又發生了什麼事情？

程永華 (打開手裏的一張信紙) 你們看，這是葉先生寫來的快信：我同意也好，不同意也好

，他明天就動身回來；如果我再拒絕的話，那就索性永久的分開，離婚！

卓太太 哦，這是葉先生一時的氣話。

凌太太 我剛才親眼看見的，凌先生和他的另外一位太太從服裝公司出來，女的身上穿着一

件新的紫呢的大衣。我前幾天在家裏就聽到他們談起買大衣的事。我偷偷的到服裝公司

去看過，標價三萬六千塊錢。我也想要那件大衣！

楊大夫 哦，是的。

程永華 葉先生的氣話，何必對我說，難道我的心境會比他好麼！回來不回來，同住不同住

，本來是可以商量的。爲什麼不等得到我的同意，單方面作主意的硬先回來，想拿既成

事實來拘束我，還拿離婚來威駭我！

卓太太 是的是的，葉先生太不對啦！

凌太太 我早對我自己說過，要是那件大衣，凌先生買給她，不買給我，我就領着兩個孩子，立刻離開他，搬到吳夫人這裏來借住。現在吳夫人的家也拆散啦，我還是有地方去的，未必就真流浪在馬路上，頂多我那孩子多吃點苦就是啦！

楊大夫 是的是的，凌先生太不對啦！

（方老太太氣憤憤地從外面回來）

榮婉芬 （注意）方老太太，您又發生了什麼事情？

方老太太 我又碰了一個大釘子回來。

楊夫人 （奇怪）碰了釘子？碰了誰的釘子？

卓太太 （解釋）剛才方老太太邀約了程凌二位找吳教授談話去的，大概結果不很圓滿。

程永華 根本我們就沒見到吳教授。

卓太太 沒有見到吳教授？

凌太太 說是今天天氣好，吳教授上山散步去了。

卓太太 散步去了！

方老太太 我碰的是校長太太的釘子！

程永華 怎麼又是校長太太——

方老太太 我們沒見到吳教授，我不是就讓二位先回來麼！我想我一個人去見見校長，請他出頭勸勸吳教授也好。誰知道校長也不在家。

程永華 校長也不在家？

方老太太 說是今天天氣好，校長和一位新來的女的副教授上山散步去了！我就去見校長太太。

程永華 去見校長太太？

方老太太 我見到校長太太，從頭至尾，一五一十的都告訴她啦。她也有點曉得，可不大清楚。她說校長是一校之長，祇管公事，不管人家的家事。吳教授教書聽說很有成績，

也很得到同學們的信仰，在戀愛不妨礙工作的時候，校長怎麼好出頭過問吳教授的私事呢！校長太太倒打了一大片的官腔。

程永華 噫，是的。

方老太太 而且，她還說鼎鼎大名的吳教授，種種方面有辦法得很，這種事他一定會處理得

很好的，似乎用不着旁邊人多管閑事——她很客氣的就把我送出來啦。

程永華 本來你去見校長太太，有點欠妥。

方老太太 呸？

吳夫人 家裏的醜事何必這樣公開出來，鬧得全校皆知呢！

方老太太 呸？

榮婉芬 自己的事情自己沒法子解決，要校長去壓伏吳教授，吳夫人豈不成爲一個毫無能力

祇懂吃醋的舊式太太了麼！

方老太太 呸？

程永華 這種作風，對於事情的解決，祇會有害，不會有好處的。

方老太太 呸？

凌太太 夫妻間的誤會，夫妻間的感情破裂，一個校長能有什麼挽回！就是正式的法院和那

專聽官司的法官，又有什麼法子可以挽回！

方老太太 呸？

楊大夫 吳夫人現在準備分離，還不啻是一種方法，強迫吳教授考慮利害，趕快放棄原助教，重新回到家裏來，和太太孩子團聚——要不然，我也不會答應吳夫人到我家裏去借住——如果把事情鬧開，萬一弄假成真的話——

方老太太 呸？

卓太太 方老太太，您這次的主意，又想錯啦！

（方老太太飽受各方責備，不禁嗚咽起來）

方老太太 （拭着淚）錯啦，錯啦，我下回再也不想主意啦。每回我想到一個好主意——我自
己覺得是滿好的——到後來總是鬧得一團糟！上一回爲了李太太的事，還不是——

（李太太此時嗚咽而入，羅嫂扶着她）

李太太 （拭着淚）吳夫人，聽說你今天要走——

（楊大夫看見羅嫂手裏的草藥，一把搶過）

楊大夫 （厲聲）羅嫂，你這找來的是什麼東西？

李太太 楊大夫，不要怪她。我是真着急啦，這才求羅嫂替我找這個草藥——還有玉鳳也要找這種草藥——羅嫂才真曉得一個孩子太多，家境貧寒，身體有病的母親的苦處。我是感激羅嫂的。（又哭起來）我祇怪我自己命苦——

楊大夫（問羅）你怎麼知道這個草藥會有用？

羅嫂 我不知道。我也是聽人說，有一種草藥裏湯吃了可以催生——我自己從來沒有吃過這種東西。

楊大夫 那麼你爲什麼替李太太找來？

羅嫂 今早起場的時候，我隨便在藥攤子上一問，就買到啦。可是我想這藥一定是假的，擺藥攤子的人給我當上。真藥不會那樣容易買到，價錢也不會那樣便宜。鄉下女人都是自己上山去找的。

楊大夫 你曉得，你做這種事情是違法的麼？殘害胎兒，國家可以辦你的非的麼？這種草藥吃得不對，可以致人於死的麼？

羅嫂 下回我再也不去買啦。

楊大夫（友誼地）李太太，胎婦在某種有病的狀況之下，政府允許我們做醫生的，施行「人工出生」。可是非得用手術不可。一切吃藥打針，都不一定靠得住。而且多半含有副作用，有流弊的。千萬不可以隨便冒險！

李太太 哼，冒險麼！在我也顧慮不了許多啦！

楊大夫（一貫熱心）李太太，你爲什麼不把你的孩子送到兒童福利機關裏面去？

李太太 兒童福利機關麼？

楊大夫 我曉得有幾處保育院保嬰院，的確是辦得不壞。經費，設備，幹部，都還夠得上標準。孩子們在裏面，衣食和教育，都還不馬虎。我可以替你想法子介紹的。

李太太 保育院保嬰院，我也聽說過。經費，設備，也許樣樣都好；就是不把孩子當做是會哭會笑的孩子！是院裏編了號碼的一樣物品，一個試驗標本。

楊大夫（喟然）是的。有些地方似乎是缺少一點溫暖；似乎太不夠「人情化」！（又轉積極）可是他們慢慢地會好起來的。祇看許多小學好了。最早的時候，公立的小學似乎還不如家裏的私塾那麼好。可是現在有多少小學教師和家裏的母親一樣喜歡孩子！有的比自己

的母親還懂得愛惜孩子呢！今天我們應該希望一件事，希望兒童福利事業大大的擴充，中國有更多的保育院保嬰院托兒所。我們今天先求有了再說——有總比沒有好——先有了再慢慢地求改善。我們今天應該信任這個兒童福利事業！

李太太（堅強地）我決不把我的孩子送進去。（直率地）諸位放心，以後我也不再去找草藥用土法子墜胎。我一定讓我生出來的孩子自生自滅就是啦！

（程永華突然興奮——一腔義憤，有不得不吐之勢）

程永華 諸位看見了沒有？聽見了沒有？

衆人 ………：

程永華 是不是今天的世界，不應該再有小孩子生出來？是不是今天的我們，一方面一定不許女人不生孩子，另一方面可是允許那孩子出生之後活活的餓死病死——讓那新生的孩子們，自生自滅呢！

衆人 ………：

程永華 今天有多少重要的工作——幾乎是迫不及待的工作——等着有人去做。今天在這麼

許多方面，需要新的血輪，新的生命，新的預備軍。可是眼着面前就有許多人，沒有經濟能力，不能養育孩子，他們就厭惡孩子，不要孩子——生孩子對於許多窮苦的女人，成爲一種威脅，一種恐怖！

衆人 ……

程永華 我們聽說有些國家太富裕了，田裏生產的東西太多了，爲了防止農產品的價格低落，政府每年化費幾萬萬的金錢去津貼農民，不是要他們增加生產，而是要他們減少生產！我們還聽說牛奶太多了，小孩子吃不完，大人也吃不完，牛奶場的老闆，爲要維持他的利益，每天把牛奶倒在溝裏！我們還聽說蘋果出產太多了，市場上銷不完，爲了要維持蘋果的高價，把蘋果一船船的裝出海去，倒在海洋裏！我們還聽說有些大戶人家，倉裏的米堆得太多，幾年吃不完，碰到幾次雷霖潮濕的天氣，米都結成堅固的米餅，要用鋤頭才打得開，並且臭氣薰天，豬都不吃，只好大量的倒在坑裏，過後拿來肥田！可是在另外一些地方，另外一些人家，成羣的孩子們，伸着手，張着口，沒有牛奶吃，沒有蘋果吃，沒有米吃——就是有一點米吃的話，也經常不能吃飽！諸位，這樣的情形，世

界上是不是應該有的！

衆人

……

程永華 我們不算是在山脚的人。我們雖不在山頂上，至少也在半山腰里。我們受了一點教育，都讀過幾年書，都應該知道什麼是對的，什麼是不對的。我們都應有點良心，我們也都不是過激主義者——我們可以算得是不夠革命的了——我請問：對於這種不平的情形，是不是都感到遺憾？是不是還該讓這種不妥當的情形，老這樣繼續下去？站在讀書人的立場上，我請問！我請問！

衆人

……

程永華 講到養育兒童，爲什麼不放心讓別人來替我們負擔，讓國家來負擔，讓社會來負擔！爲什麼一定要兒童的父母私人來負擔！爲什麼我自己也是如此！爲什麼我們不能實行

「兒童公育」！

吳夫人 「兒童公育」！

程永華 那就是說，爲什麼在兒童出生之後，做母親的不肯信託那些專門從事兒童福利事業

的人，替她喂奶，替他懷抱，替她當心，替她管教，替她陪着孩子玩，替她供給那兒童所不應該缺少的溫暖！這樣，那些做母親的人，可以仍舊去就她們的職業，做她們的工作，研究她們的學問；使得婦女職業和兒童養育，兩不妨害！爲什麼做父母的人一定要把自己的兒女當作個人的私有物！

吳夫人 個人的私有物？

程永華 爲什麼我們不能把那對於兒童的私有的態度改爲公有的態度！古聖賢人孟夫子就說過，「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這就是說，天下做兒女的人，何必祇把自己的父母看作父母，爲什麼不把天下凡有資格做父母的人，都看作是我們的父母！天下做父母的人，何必祇把自己的子女看作子女，爲什麼不把天下一切做子女的人，都看作是自己的子女！這個總不見得是不合國情的主張吧！

方老太太 孟夫子的話，大約是不會錯的。

程永華 要這樣，保育院保嬰院託兒所，才算真正的成功，才會真正的發生作用！

（玉鳳緊張地從外面走入）

玉鳳 太太，太太，原小姐來了。

榮婉芬 那個來了？

玉鳳 原小姐來啦，說要和我們太太一個人講話——不願意和榮先生見面。

吳夫人 你去對原小姐說，我不願見她。

榮婉芬 紀英，何必呢！我避到書房裏去就是啦。我也真不想再和她打一架。

吳夫人 她這樣能說會道，我們打算把她怎麼辦？

楊大夫 大家都是平等的女人，我們能把她怎麼辦！不過，天下的官司，也有了結的一日，

何必把門關得這樣緊緊的呢！

吳夫人 那麼也好，就我一個人在這裏見她。（對玉鳳）你請她上來好啦。

（玉鳳答應走出）

楊大夫 走，走，我們都到書房裏去。

榮婉芬 書房裏不是聽不到外面講話麼？

方老太太 門關嚴了是聽不見的。

榮婉芬 我們開着門好吧，

卓太太 那不大行吧。

凌太太 那麼露着一點縫，我也想聽聽。

（楊大夫，方老太太，榮婉芬，程永華，李太太，凌太太，卓太太，連到羅嫂，一齊進

入書房）

（榮虛掩上門——留出一條可以聽話而又不致被人注意的門縫）

（諸人屏息地等候着）

（原小姐翩然入來，依然面有笑容）

原敏文 （點頭爲禮）吳夫人，您好。

吳夫人 （禮貌地）原小姐，請坐。

原敏文 （取出一封信）等我交了差使，再談我們自己的話。

吳夫人 差使？

原敏文 這是吳教授親筆寫給您的一封信，叫我親自帶來的。

吳夫人（接信）什麼事？

原敏文 信裏什麼內容，我也不曉得。吳教授並不把他的每一件事情，都告訴我的。

吳夫人（嘲諷地）唔，是麼！

原敏文 可是他說這是一封要緊信，請你務必在有工夫的時候親自拆看。

吳夫人 哦，在有工夫的時候！

（她把信壓在一冊西書下面）

原敏文（起勁地）我這幾天——天天和吳教授見面。

吳夫人 我想你會的。

原敏文 每晚都和吳教授談話，一談就談到深夜。

吳夫人 你有那麼好的機會。

原敏文 一直談到今天清早 才算談出了一個結論。

吳夫人 哦，有結論麼？

原敏文 結論是，吳教授把青草裏的維他命，看得比我的感情，更加重要！

吳夫人 什麼，他把維太命看得比你重要！

原敏文 是的，這對我是一個很大的打擊！

（她取出手帕，似乎想拭眼淚）

（那書房門忽然大開，忽然又闔成一道縫）

原敏文 不過，這也是應該的。

吳夫人 你說應該麼！

原敏文 我要求吳教授和我一起去青云山旅行一次，他不肯。

吳夫人 爲了他正在研究他的青草？

原敏文 不爲這個。他的研究工作，眼前這一個段落，今天下午不結束，明天早上一定可以

結束啦。我本來約他後天走的。

吳夫人 那麼他爲什麼不肯去呢？

原敏文 我今天清早才明白，吳教授需要我的，祇是做他的精神上智力上知識上的一個伴侶

，不需要我做——媽——其他方面的伴侶！

吳夫人 哦，哦，其他方面。

原敏文 可是我呢！

吳夫人 不知道你呀！

原敏文 我需要其他方面，我需要愛，我需要愛的生活！我願意做吳教授的全面的百分之百的伴侶，不願意祇做一個部分的百分之五十的伴侶，我不能以部份的伴侶爲滿足——吳夫人，你也是一個人情的女人，不會不理解我的要求吧！

吳夫人 我理解你的要求！

原敏文 你也不會不理解我的失望！

吳夫人 教授拒絕了你？

原敏文 教授拒絕了我！想不到吧！

（她一陣苦笑——這次真把手帕拭淚）

（書房門忽然大敞，跌出半個羅嫂——她連忙縮回，窗的門就閉上）

原敏文 這是我的第一個大發現：原來吳教授不願意放棄他的工作；放棄他的社會地位；放

棄他的家庭兒女！他需要一個事業上的合作者；一個有知識的可以陪着他談話，陪着他工作的朋友；他也許還需要一個愛人，可是祇是一個有限度的適可而止的不麻煩不礙事的愛人——這也是應該的；雖然在我看起來，吳教授有點自私。

吳夫人 吳教授有時候可能比這個更要自私呢！

（這時候書房門又露出了一道縫）

原敏文 後來我又有了第二個大發現：幸虧吳教授拒絕了我！

吳夫人 幸虧麼？

原敏文 如果我竟然做了吳教授的百分之百的伴侶，慢慢的我也免不了要生育孩子，喜歡孩子，當心孩子——我想我一定會這樣的；在這一點上我不會和你十分兩樣——說不定我會再蹈你吳夫人的覆轍。所以在我沒有想出好辦法處理我要生育的孩子之前，還是謹慎一點的好！

吳夫人 原小姐真有見識。

原敏文 吳夫人，我現在是一個失敗的女人，不要以為我不傷心，不要以為我不難受，不要

以爲我把這看作一件好玩的事，不要以爲我從此就會不愛吳教授——

吳夫人 你仍然還是——

原敏文 我仍然還是！一個女人真誠的愛一個男子，那能因爲受到一兩次打擊就改變了呢！

不過今天我準備走啦！

吳夫人 你準備走啦？

原敏文 在兩個鐘頭之前，我還決心要找你談判，要求你走的！後來——

吳夫人 後來——

原敏文 後來我在花園裏看見你那三個活潑可愛的孩子——我也可能有一天做母親的——我

想，你走，有孩子拖着。說走的話，我單身一個人比較容易。

吳夫人（開始有點同情她）那麼，你到那裏去呢？

原敏文 還沒有一定，不過走我是一定的啦。我剛才已經趕去和吳教授告別；以後不再打算

和他見面；所要談的話，這幾天也就算是談完啦——吳夫人，這一次的事情，我並不後

悔！

吳夫人 不後悔？

(此刻書房門已經大開)

原敏文 我自己雖然受到很大的痛苦，也使得吳教授受到很大的痛苦，也使得你吳夫人受到

很大的痛苦，可是這一個三角關係，是值得留念的。三角當中最不自私的是你和我兩個

女人！

吳夫人 你以後不回來啦？

原敏文 過一陣我會回來看望你們的。到那時候，我希望我被歡迎，我被接受，做你吳夫人

的一個好朋友！

吳夫人 可是，原小姐——

原敏文 我今天是表白我的態度，吳夫人不必忙着表白你態度！將來再說吧。(上前伸手)時

候不早，我該走啦，再會吧。

(吳夫人不由得也握她的手)

吳夫人 再會。

原敏文 說句老實話，吳夫人，我和你，倒真是精神上情感上痛苦經驗上的伴侶！我和你，是全世界最懂得那自私的吳教授，也最愛那偉大的吳教授的兩個女人啦！

（她走了兩步又縮回，從包皮中取出一個小鑰匙）

原敏文 這是教授書桌抽屜上的鑰匙，以後請你替他保管啦。

（她翩然出去）

（榮婉芬和諸人從書房一擁而出）

（吳夫人望着她們，剛要開口——婉芬搖手止住）

榮婉芬 （高興）不用講，不用講，我們都聽見啦。

凌太太 現在好了，現在還有什麼問題呢？

方老太太 （得意）當然沒有啦。

（吳夫人搖頭不語）

李太太 （亦覺欣然）現在可以相安無事了吧！

凌太太 現在還有什麼不放心的呢！

(吳夫人仍然不語)

程永華 我看事情不那麼簡單。

卓太太 我也有這種感覺。

榮婉芬 爲什麼呢？

程永華 (緩緩地) 如果吳夫人以後仍然不能做吳教授的知識上的智力上的學問上的工作上的伴侶的話。

吳太太 我倒早已決定了，不管伴侶不伴侶，我要從新讀書，溫理我以前學過的功課，繼續我的工作和研究，不再放棄學術和事業！我想我雖然爲了家庭孩子荒廢了十多年，如果我有決心的話，應該可以多少恢復我的能力，也許不至於全無成就的！

卓太太 可是你的孩子呢！你的三個孩子怎麼辦呢！

程永華 是呀！你還得想一個兩全的辦法。你也不能爲了學術和事業，就完全放棄三個孩子不顧呀！

(衆人又不免爲難)

(吳夫人長長的嘆了口氣)

(忽然方老太太興奮起來)

方老太太 (十分起勁地) 我倒又想出了一個好主意。

榮婉芬 又有一個好主意麼？

方老太太 (忽又胆怯) 算了吧。每回我想出一個好主意，到後來總是弄得一團糟的。不說也罷。

凌太太 不妨說說，讓我們先聽聽。

榮婉芬 你還是說出來好啦。

(這時候玉鳳捧了碗筷來，準備開飯)

(羅嫂幫着她搭桌子)

方老太太 我們這個「母親會」裏的人就有這麼多的孩子，有的十來歲啦，有的還小，有的

快要生出來。我們爲什麼不把孩子們聚攏起來，自己辦一個小小的保育院？

吳夫人 小小的保育院？

方老太太 我們推舉幾個自己人負責管事，照管的還是我們自己的孩子。我們也不叫它做保育院，大學裏不是有什麼消費合作社生產合作社麼？我們就叫它是「保育合作社」，諸位看怎麼樣！

凌太太 好得很，我那兩個孩子有了安放的地方啦。

程永華 這一次，方老太太，您的主意想對啦，決不會弄得一團糟。

卓太太 (突然大聲) 諸位，請聽我說一句話！(她的態度甚為嚴肅，衆人立刻靜止下來，注意的聽)

卓太太 我對諸位有一個要求。不瞞諸位說，我和卓先生結婚三十多年啦，日夜想望一個孩子，可是至今沒有生育。大概我這一世不會再生育自己的兒女了，就讓我把別人的兒女作爲我自己的兒女吧！這個保育合作社，我請求諸位舉我做總幹事。我願意把我可能多出來的時間，一齊都放在這個事業上。

(衆人都受感動，默默地接受了她的請求)

楊大夫 (過了一回) 好的，好的。我可以來做一個義務醫師。

(羅嫂在擺筷子，發見西書下一封信)

羅嫂 太太，剛才原小姐帶來的一封信，還沒拆開呢。

吳夫人 (接信) 教授的信，我幾乎忘了。

(她拆信細看——看了兩三遍，慢慢的臉色變異)

(衆人又不免担心)

吳夫人 (情感地) 方老太太。

方老太太 什麼事？

吳夫人 教授請您不要難過。他今天清早收到一個電報，是從空軍基地打來的。

方老太太 (緊張) 基地打來的電報，怎麼說？

吳夫人 電報上說，老太太的第三位孫少爺，昨天下午轟炸日本本土，那架飛機沒有回來，

大概是爲國犧牲了！

方老太太 (晴天霹靂) 是麼！我早知道的，做一個軍人應當有這樣一個結局，可是他一定要

去考空軍，我也阻止不住！

(她不由得哭了)

(衆人都爲之黯然)

(連到羅嫂和玉鳳也在一邊流着同情之淚)

方老太太 (哭泣着) 他的父親，早年就故世了。他的大哥，九一八之後，爲一個國家銀行，回到東北去擲運公物，在路上辛苦病死的。他的二哥，在大轟炸那年，駕着飛機上去警戒，被三架敵機包圍，他打下兩架，可是他自己也掉落啦。我現在是一個親人都沒有啦！

吳夫人 (上前勸慰) 老太太。

方老太太 ………

吳夫人 老太太不要傷心，我不就是您的女兒麼！

方老太太 ………

吳夫人 我不就是您的孩子，跟您自己的孩子一樣麼！

方老太太 ………

卓太太 老太太是一個有年紀的人，也可以把我當作您的孩子。

程永華 我們都是您的孩子——天下凡是兒女的，都是您的孩子——您不會沒有親人的！

方老太太 諸位不要這樣說，我不敢當。

(玉鳳勇敢地上前)

玉鳳 老太太要是不嫌棄我是一個難民，是一個女僕的話——

(衆人都看着她)

玉鳳 我也願意做您的孩子！

(方老太太注視着她)

玉鳳 做您的乾女兒！您還教我擦鞋底，好麼？

(方老太太以及衆人都爲玉鳳的誠懇和天真所感動)

方老太太 不嫌棄你的，不嫌棄你的，好玉鳳！

(羅嫂看了看大家的臉)

羅嫂 我現在拜拜天，拜拜地，保佑玉鳳一件事。

榮婉芬 保佑玉鳳一件什麼事？

羅嫂 保佑玉鳳生出來的是一個男孩子！

榮婉芬 男孩子，爲什麼！女孩子就不好麼？

羅嫂 玉鳳生一個男孩子，那麼老太太剛丟了三位孫少爺，馬上就可以又添一位孫少爺啦！

衆人 (破涕爲笑) 哦——呵！

(幕下)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三月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一月改版

女人女人

三幕喜劇

編著者 洪 深

發行者 唐 性 天

發行所 華中圖書公司

上海 福州路

漢口 交通路

重慶 民生路

北碚 南京路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